

丹東之死

丹東之死

譯序

我現在把新俄A·託爾斯泰的一篇關於法國大革命劇本介紹給讀者。倘使讀了我的法國大革命的故事（見附錄）再讀託爾斯泰的劇本，那麼對於法國大革命便可以有一個明白的概念。這劇本有一個長處，是作者對於他的人物有深的了解，他所寫的人物都頗能代表本人的性格。作者並沒有某一些歷史家（如馬德楞）所有的偏見。我們知道法國大革命的領導者中間大部分都是極勇敢，極高尚，極誠懇的人，他們之所以犯錯誤，都是出於誠意，就是說他們相信這種錯誤的行爲是正當的，可以拯救祖國，所以大家都甘願爲自己的主張和行爲登斷頭臺而不悔，就在臨死的一瞬間他們還相信「共和國萬歲」W·布洛斯說得好：「在這革命的可怕的鬭爭中表現着勇氣，熱忱，犧牲，崇高精神，無我之心，視死如歸和人類愛等等美德，我們簡直不能用言語形容我們的

讚美之感情。然而此等美德是一切從事鬭爭的黨派所共有的。託爾斯泰也知道這層。因此他能夠把當時的鬭爭表現得適如其分。他捉住了那時代的精神，同時還利用俄國革命的經驗。他的劇本確實是一本成功的作品，可以與羅曼·羅蘭的三幕劇丹東並列，同為民衆劇中的不朽傑作。①

一九三一年 月 巴 金

① 自然歷史劇不必完全與正史符合。

原序

本劇是這樣地寫成的：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莫斯科科爾西大戲院的薩聖甫皮特劇
黑納 (Büchner) 的三十六幕的浪漫的悲劇丹東之死改編，以備排演。最初我有根據
原劇中已有的材料編成一本易於排演的，而且帶着現代精神的劇本。然而做這工作是
吃力不討好的：畢黑納的原劇裏並沒有充分的材料。我已經寫到第三幕了，卻不得不丟
開畢黑納，自己去找尋歷史的材料，而且參以我自身在俄國革命中的印象與經歷。一九
二三年正月我又把本劇重新改作一次，極力去掉我從畢黑納的原劇借來的一切。我就
把本劇以這最後的形式獻給讀者諸君。

丹
東
之
死

人 物

丹東 三十五歲，山嶽黨的指導者，司法總長，公安委員會委員，法國國防的倡導者，恐怖之組織者。他所參加的一

七九二年九月的屠殺是共和國的一個永久的血的傷痕，又是死刑制度之開端。法國革命的偉大實行家和偉大理想都被淹沒在這血泊之中。本劇中的丹東已經離開了指導的地位。

他以前不久才和十六歲的魯易絲結了婚，而且請牧師舉行婚禮。（這牧師不會宣誓為共和國效力，所以依着丹東的法令是應該處死的。）丹東和他的年青妻子住在色魯爾。

羅伯斯比爾 三十六歲，公安委員會委員，雅各賓黨的指導者。他是熱情的，又是冷酷的，深思的人。他有不屈不撓的意志，又有清潔的道德；他聰明，謹慎，卻又是殘酷無情。法國之得以制止混亂狀態，大半靠着他的力量。他的對於正義，嚴嚴的幸福與道德之理想差不多達到了法國革命之形而上的高峯。

加米·德木南 三十四歲，國約議會議員，熱情的愛國者，新聞記者，空想家。

聖芮斯特 二十七歲，羅伯斯比爾的門徒，帶哲學的癖性，是一個理想的青年，非常美麗，舉止帶女性，卻又十分

殘廢軍隊中的代表，公安委員會委員。

哥洛·德爾布瓦

公安委員會委員。前優伶。為人殘酷，卑鄙，尖酸。

福基葉·德丹維爾

檢察官，靠了如來的提拔才得到這個位置。年老，聰明，兇暴。

埃爾曼

革命裁判所所長。（革命裁判所是丹東與吉林特黨作政爭時設立的。）

埃羅·德·色席爾

三十四歲。

費里波

三十八歲。

國會議員，丹東的友人。

拉瓦克

四十歲。

勒釀得爾

雅各賓黨員。

西孟

中年人，工匠。戴着編結的帽子，穿着寬大的破褲子。因為喝酒喝得太多，臉上成了紫色。愛鬧者。

魯易絲

十六歲，丹東之妻。

呂西

二十二歲，加米之妻。（譯者按呂西在她的丈夫被害的那一天要求來救他，因而被捕。後與埃伯爾之

妻同被斬首。在斷頭臺上她還安慰那笑着的埃伯爾之妻。）

安娜 西孟之妻。

瑪麗 從前的女貴族，如今是賭博場的主人。

羅利麗 織花邊的女工。

釀菜 女亂棍。

披黑肩巾的女人

跛足婦

擦粉的肥婦

妮儂

賣菜婦人

羅伯斯比爾的編織婦人

里昂代表

戴紅帽的國民

戴黑小帽的國民

拿書的國民

戴假髮的國民

裁判所的庭丁

獄卒

尖鼻子的青年

國民，兵士，劊子手及其他多人。

地 點

法國巴黎。

時 間

一七九四年夏季。

第一幕

(瑪麗的房間。破爛了的大幅錦緞門簾。剝落了的牆壁。金色的家具。燭臺裏燃着洋燭。埃羅、瑪麗、加米坐在牌桌旁。魯易絲與呂西另坐在一邊。丹東立在窗前，身子隱在窗簾後，看不見。)

魯易絲 我害怕巴黎。在巴黎是這樣地窄，這樣地闊。我來到這裏的時候，我的心常常發痛。

呂西 在色佛爾好嗎？

魯易絲 是的，我們那裏很好。我們有小花園，有菜園。我丈夫送給我四隻小母雞，一隻小雞。我不買生菜，不買紅蘿蔔，不買四季豆——我們自己全都有。我們常常在公園裏散步。(四顧低聲說)在我們那裏聽說晚上公園裏有很多人聽見馬蹄聲和號角。

聲——還有人看見國王的鬼魂。

呂西 低聲說！

埃羅 (拍紙牌) 我的舌頭用得壞到了這樣的程度，連愛字也不能說了。我想說：「我愛，」我的舌頭卻說「死。」這可詛咒的舌頭，昨天我遇見一個可愛的女孩子，然而不管我怎樣努力，我卻忍不住叫她做「寡婦。」

瑪麗 她怎麼回答呢？

埃羅 在她，這倒是沒有關係的。

加米 誰把斷頭機叫做「寡婦」呢？

埃羅 街上的頑皮小孩。

加米 呂西，你爲什麼不做聲？你覺得悶嗎？

呂西 不，親愛的。

埃羅 這就是革命帶來的一個結果。我們都不覺得悶……是，如今在巴黎，我們這裏不

會有人覺得悶的。

瑪麗（向埃羅說）我贏了你的國王。

加米 呂西，再唱一個歌罷！

呂西 你願意聽嗎？

加米 我真願意每天每夜都聽你唱歌。（起身把豎琴送到她的面前）你唱歌的時候，我便相信不久，不久全個土地，全個被解放了的，勝利的人類都要唱歌了。我那時候真相信的。

呂西 好。（拿着豎琴較音。）

埃羅 加米老是在說音樂，說人類，因為他是新聞記者。我輕視人們。人類是一羣野獸。別

人撫摩牠的毛的時候，牠就只能夠叫號。瑪麗，你願意把今天晚上拿來賭輸贏嗎？

瑪麗（微笑）好，我把今天晚上押在黑尖桃的女王上面。

加米（向埃羅）你又拿什麼來押注呢？

埃羅 隨瑪麗喜歡。十萬法郎，或者我的頭顱，都是一樣……瑪麗，你的女王輸了。

瑪麗 輸了，輸的又不是錢。

(呂西開始唱歌。衆人靜聽着。加米立着，一手放在火爐上，一手撫着頭髮。費里波入。)

費里波 晚安！

埃羅 哈，費里波！坐下！你有錢嗎？

費里波 (四顧) 你們在這裏唱歌取樂。

加米 有什麼事？難道國境上有什麼不好的消息嗎？

費里波 不，不，一切都是很好的。

埃羅 似乎他又和羅伯斯比爾而對面地遇見了，他的消化作用馬上變壞了。

費里波 今天又落了二十個頭顱。

埃羅 難道下雨也不會妨礙你看清楚牠們是怎樣落下來了嗎？

費里波 不，已經夠了；你懂得嗎？——夠了！

呂西 殺的是誰？

加米 埃伯爾派。

費里波 只因為他們是無神論者，人家就把他們送到斷頭機上去。

埃羅 呵啣！

費里波 羅伯斯比爾，聖芮斯特和古東太神經過敏了。

埃羅 這只是他們在打掃廚房。在革命的時候廚房裏堆積了不少的垃圾。你們想像看

羅伯斯比爾拿着廚刀，聖芮斯特帶着刷子，古東提着一桶熱水。法國會光亮得像銅鍋一般。

加米 是，是，或者像斷頭機的大刀一般。

費里波 今天我知道危險是到我們的頭上來了。危險是比較我所想像的還來得更近。加米（用拳擊火爐架）然而要到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夠離開這血海呢？羅伯斯比爾

把人頭當作球來玩。我們應該建立真正的共和國。普遍的大赦的法令是和空氣一

般地必需的。如今一切人權都被鎖在羅伯斯比爾的櫃子裏去了。

埃羅 喂，老朋友，第一，各人都應該依照他自己的意思生活，他願意怎樣，就怎樣。如果我得勢的時候，我最先就要砍掉羅伯斯比爾的頭。

加米 我不贊成。我把美看得比什麼都要緊。國家機構應該是舒適的，美麗的衣服才行。無論什麼都不應妨害動的自由。每個欲望，筋肉的每個運動，生命的每個躍動都應該自由地實現。然而別人把瘋子穿的襯衫穿在我們的身上，這件襯衫染滿了血跡，現在血跡乾了，成了粗糙不堪。我不贊成！我願意我們的鬚髮中插着薔薇花，我要起泡沫的酒杯，我要運動會，我要酒宴的歡樂。法國實在是美麗的。我願看見她像太占的神那樣的光輝。（轉身向着窗戶）丹東，你應該在國約議會裏喚起風暴來。

費里波 丹東在這裏嗎？

埃羅 丹東，努力把法國再放在你的兩肩上，把她帶開，離開這陰溝更遠一點。

加米 你應該再開始鬥爭。民衆是站在你這一面的。如果你延遲，——我們都會滅亡了。

丹東

（從窗簾後走出）我應該怎麼呢？丹東，你應該。丹東，到國約議會裏去吼罷！丹東，

用你的兩肩擔起法國的車子罷。還叫我做什麼呢？難道要我像一萬隻獅子那樣地

叫吼嗎？呵，縱使我再寫好一千道命令，再砍掉十萬顆人頭——太陽依舊會從東方

出來，向西方落下去。（坐在魯易絲身旁）你的嘴唇抖起來了。是，是我的孩子。甚至

我送了你四隻小雞，一隻公雞，我依然是丹東，那個食人肉者，那個人常常用來嚇

小孩的鬼怪。這裏——他們叫我：丹東，你在那小女人胸上陶醉得太久了，——現

在來，來震撼法國罷！（起立）我們在這裏所爭論的，嘆息的，指手畫腳地說的一切

都是空話——革命有牠自己的法則。需要的時候，牠把我們擁到浪花頂上；過後牠

又會把我們拋到深淵底去。（俯身，吻魯易絲）在這一對眼睛裏又另有一種法則。

魯易絲 我們回家去罷。

丹東 （迷惑貌）是，是，我們回家罷。

加米 中途停頓不過表示靈魂的卑小。我們早就不應該開始鬥爭。

丹東 鬥爭我疲倦了。我答應了這個孩子，我要做一個善良的市民。我倦了，你懂得這句話嗎？羅伯斯比爾還在戰鬥，還在泥和血中掙扎，因為他還相信思想和語言的力量。此外的，他都不相信。他說謊。

費里波 (走近丹東，低聲向他說話，不要使別人聽見。) 我來警告你——人家正在尋你。我看見三個偵探——一個站在角裏，一個站在窗前，第三個俯在欄杆上。你應該躲藏起來，而且坐車離開這裏。

丹東 (高聲) 難道我應該逃走？逃到哪裏去？外國？你想我可以把祖國藏在我的鞋底帶走嗎？

魯易絲 朋友們警告他有什麼危險的時候，他總是這樣地回答。我們真不該到巴黎來。(用頭帕蓋着臉。)

呂西 危險有這麼大？

費里波 是，很大。

我頭發頂爲了這些話已經痛了三天了。

加米 夏郎東，當我們在潘利息喫午飯的時候，我們很關心他和羅伯斯比爾的會面。我們想使他們恢復從前的友誼。

丹東 (笑) 在那時候我把這隻手伸給他，讓他去聞：「羅伯斯比爾，牠有氣味嗎？牠有什麼氣味？血的氣味嗎？我剛剛擦了魯易絲的香水！」(笑) 他的鼻子變得更長了。他便聞我的手，哈哈，他聞我的手。

加米 羅伯斯比爾說：「我們不能夠把那些在戰爭的時候想解除共和國的武裝的人認作忠實的國民；而且那班在只有鐵的專政能夠救法國的時候卻願意憐憫寬縱的人也不是忠實的國民。」

呂西 丹東，這是真的？

丹東 他們不敢動我。我的時候還不會來。吓！見鬼！我的頭痛起來了。我討厭政治；難道地上真沒有一塊地方，使人至少暫時享受一點忘我的「幸福」嗎？

(窗外起了逐漸增大的騷亂與叫聲。)

魯易絲 (起立) 呵! 什麼事?

(衆人沈默地靜聽着。費里波走過去把蠟燭吹熄了，只留着一支蠟燭燃着。)

丹東 什麼事? 你們聽見嗎?

加米 街中喧嘩。

魯易絲 (向丹東) 不要去!

丹東 加米，你還記得那些叫號在塞納河對岸上的那些可怕的叫號，那些野獸的狂叫?

那些血，那些火把，那些高聲的哭喚? 難道你忘記了牠們? 真的忘記了? (很快地走到

門口，費里波隨着他。)

魯易絲 你就去了?

丹東 在這裏等着我，我要回來的!

——幕 落——

第二幕

(巴黎兩條窄街的十字路口。暗色的房屋和聳立的樓房。一家齷齪的酒店的門。牆角有一個燈籠懸在一隻鐵手上面。酒店門口有人在打架，還有叫聲。)

西孟 女巫，該死的女巫，女巫！

安娜 救命，救命！

西孟 不，我不讓你活。看着，看着——噢打罷！

(西孟妻安娜的衣服被扯爛了，跑到街中來。從門後和街角跑出一些人。)

許多聲音 西孟！西孟！又是這個西孟！把他們拉開罷！

安娜 殺人呀！殺人呀！

西孟 我應該打破她的頭，她是個女巫。

安娜 老醉鬼記着你這話！你會得着報應的。

西孟 你們聽見嗎？看見嗎？（又向着妻撲去。聚集起來的旁觀者把他們兩人扯開。一陣鬧聲。）

西孟 國民們，我的女兒到什麼地方去了？你這個女巫說出來，我的女兒在什麼地方？不，她已經不是女孩子了。你聽見嗎？該死的女巫！不是女孩子，不是太太，不是婦人！我的女兒是娼妓！

戴紅帽的國民 閉嘴，西孟，安靜一點！

西孟 你這老鯨夫閉嘴罷！蓋着你的禿頭。（呻吟地倒在地上。）

安娜 西孟，西孟，怎樣了？國民們，他不喝酒的時候，他是一個很好的人。

戴黑小帽的國民 我們把他送回他的家去！

戴紅帽的國民 我問，你們在鬧些什麼事？

安娜 看罷，我的女兒是一個很好的女孩子。她看見她的父母常常沒有麵包，沒有酒，她

心裏過不去。那麼她便走到街上去做生意了！

西孟 呵哈！你招出來了！

安娜 哈，你這酒桶，你這賣主的猶大，你這醜態的駱駝！然而如果我的女兒——國民們，我賭咒我的女兒是個美麗貞潔的天使——如果我的女兒不從街上把客人引來，那時候你這個又髒又老的臭東西還喫什麼，還喝什麼？只想想女兒爲着他辛苦，可是他……

西孟 給我一把刀！

戴紅帽的國民 刀，不應該用來對付你的妻子，西孟。應該用來對付那些和你的女兒做那醜事的人，對付那些購買她的身體的人。

許多聲音 不錯，不錯，不錯！

戴紅帽的國民 打倒那些不勞動的人，無廉恥的人，有錢的人！我們飢餓着，我們沒有麵包，沒有肉，又沒有酒。我們飢渴得呻吟着，伸出手來求幫助的時候——那班不勞動

的人，無廉恥的人，革命時期中的新富翁，那班蠢東西卻向我們說：「把你們的女兒賣給我們罷！」對於那班人，我們是應該用刀的。

許多聲音 說得好，不錯！殺盡他們！

戴黑小帽的國民 人告訴我們說：「貴族吸民衆的血，——我們吊死了貴族。人說：「吉隆特黨人叫民衆受餓」——我們砍掉了吉隆特黨人的頭。然而我們還是一樣飢餓，我們依舊沒有柴，沒有麵包，沒有鹽。誰利用了我們的巨大的勞力，我們的超人間的苦惱呢？誰打倒那班靠革命發財的人！打倒有錢人！凡是不穿破衣服的人都該死！

許多聲音 凡是不穿破衣服的人都該死！

戴黑小帽的國民 在我們上面的一切人都該死！

戴紅帽的國民 一切知道讀書寫字的人都該死！

（人羣在牆角動着，把一個青年拉到燈籠前。）

許多聲音 他有手帕看，這是手帕！他用手帕揩鼻子！貴族，渴血者！到燈籠那裏去，到燈籠

那裏，到燈籠那裏！

青年 先生們。

戴紅帽的國民 這裏沒有先生們。這裏只有無褲漢。①把他吊在燈籠那裏。

（人羣把燈籠放下，唱「加馬烏爾」②衆人跳舞。）

青年 可憐我罷！

戴紅帽的國民 國民，你哀求我們憐憫是沒有用的，——我們才真正是有憐憫心的呢！

①無褲漢 (Zansenclothe)——其實可譯作「無短褲漢」這是一七八九年貴族用來稱呼革命黨人的，因為那幫人不穿短褲，而改穿長褲，故稱之為「無短褲漢」。後來這名稱就成爲與「愛國者」同義的了。——譯者。

②加馬烏爾 (La Carmagnole) 是一種又有跳舞又有歌調的法國革命歌。大家圍成一個圓圈子跳着唱，每唱一段止句時，身子轉得很慢，一面用腳重重地擊着地，唱盡句時便盡力很快地轉起來。最初只有十一段，產生於一七九二年。後來時有增加。——譯者。

你們用飢餓來慢慢地殺死我們。我們把你吊在燈籠上，一分鐘就死了。我勸你溫順

一點，而且在你不會伸出舌頭之前，切不要忘記感謝國民們的仁慈！

青年 見鬼！只要你們會因此得着更多的光明，那麼就把我吊死在燈籠下面罷！（人羣

中起了笑聲。）

許多聲音 說得好！勇敢！勇敢！放他罷！

戴紅帽的國民 我們沒有權……

（羅伯斯比爾入。）

羅伯斯比爾 國民們，這裏有什麼事？我問你們。

許多聲音 羅伯斯比爾！羅伯斯比爾！羅伯斯比爾！

戴黑小帽的國民 羅伯斯比爾國民，事情是這樣的：去年九月的血並不會給我們帶來

一點幸福，斷頭機的工作太慢了。我們飢餓着，給我們麵包喫！

許多聲音 麵包，麵包，麵包！

（人羣放開青年不注意，青年乘機逃脫。）

羅伯斯比爾 依着法律的名義！

戴紅帽的國民 什麼法律？我的肚皮——這便是法律。

羅伯斯比爾 法律是——民衆的神聖的意志。

戴紅帽的國民 我們是民衆，我們不願意要什麼法律。法律只有一個，那就是——「不

要法律！」打倒一切法律！

羅伯斯比爾的編織婦人（她的頭髮梳得光光，有一張凶悍的紅臉。肩上披著肩褂，手

中拿着編結的襪子。）大家聽着，聽着，羅伯斯比爾要向你們講話！靜聽着那個「廉

潔的人，」那個「正直的人」講話！

許多聲音 如果他答應給我們麵包，那個更好。我們要啤拿酒和麵包來！

編織婦人 靜聽着，靜聽着救世主。靜聽着那個命定來指導民衆的人！他手裏握着正義

的寶劍，他的手裏握着真正裁判的天秤！

羅伯斯比爾 忠實的國民們！你們用你們自己的手從法國土地裏拔出了惡的莠草。你們把敵人趕出了國境，做出了從來沒有的堂堂的尊嚴的例子。昨天你們還是奴隸，今天你們便是偉大的民衆了。然而記住：我們還需要更多的努力和勇氣，爲的來保持我們的權利，新的人類的權利——自由，平等，博愛。敵人並未全被征服。我們裏面還有敵人。無政府與擾亂便是大敵。你們高叫：麵包！麵包是會有的，我們應該去找麵包。看你們的手！當你們捏緊了拳頭時，牠們不是有麵包的氣味嗎？國民們！不要學那帝國時代的羅馬民衆的榜樣！他們只知道麵包和娛樂，寶劍便從他們的無力的手中落了下來，而在萬世不朽的羅馬的城牆邊卻有一羣一羣的野蠻人出現了。不知道——在必要的時候法國能夠咬緊牙齒，用軍帶束緊肚皮。麪包，正義，光榮是有。的。民衆，你們的立法者並不在睡覺，他們的眼睛在黑暗中把你們的敵人分辨得清清楚楚。

許多聲音——羅伯斯比爾萬歲！

(羅伯斯比爾走開，他遇着丹東，丹東正含笑地聽他的演說。)

羅伯斯比爾 哈，丹東，是你嗎？

丹東 羅伯斯比爾，不錯，是我。

羅伯斯比爾 你到巴黎有多久了！

丹東 今天早晨來的。

羅伯斯比爾 從色佛爾？

丹東 是，從色佛爾來的。我特別趕來，聽你向民衆怎樣演說。你真正進步了。我希望今天的演說，是事前不曾預備的。也許是你今天出街以前寫好的罷！

羅伯斯比爾 有人說你在色佛爾和你的妻子過的很快活；有人說你的家裏很闊綽，每晚客人川流不息地往來，酒像河一般地流着，你們還打紙牌？

丹東 難道這是——審問嗎？

羅伯斯比爾 不——只是友誼的警告而已。(去。)

丹東 (大笑) 羅馬人「廉潔的人」民衆的良心哈哈!

西孟 (出現於酒店門口) 誰說羅馬人哈，是你，丹東老朋友，晚安，我很久沒有看見你了。

丹東 你這麼壞了的尖石頭，你好嗎？

西孟 壞得很。我喝酒。我剛剛打了我的妻子。我敢拿那斷頭機的大刀來賭咒——不是我打她，是我的絕望叫我打她。丹東，我悶得無聊。我今天喝了很多的酒，因為無聊。據說你變得仁慈起來了。當心！你記得在九月裏我們怎樣洗清共和國？你是站在血海裏，血直到你的耳根，你是偉大的。快活的日子呀！丹東，我驕傲——我自己用這幾顆殘餘的牙齒咬掉了那淫婦郎巴兒的心。①

丹東 髒窩獸！(推開他，一個人自去。)

①郎巴兒王妃(Princesse de Lamballe)是皇后的親信，在九月屠殺中被害，死狀甚慘。——譯者。

西孟

當心你，丹東，當心你！

——幕 落——

第三幕

(禮拜堂的內部。建築做峨斯式。不過沒有祭壇，另用演講臺代替了牠，演講臺下有
一張桌子，周圍放着許多凳子，如圓形戲場中的布置。懸掛着的燈架中燃着幾支蠟
燭。勒釀得爾在演講臺上。)

里昂代表 (從座中高聲發言) 里昂同胞派我來探聽爲什麼你們把死刑的執行擱
起來。(鬧聲) 你們忘記了里昂的情形嗎？那是反革命的巢穴。我們需要大批的死
刑。而且此外我們還要求把城牆燬掉，把宮殿和絲廠剷成平地。你們要明白——如
果你們沒有充分的決心，我們便要我們自己的方法去做一切。

許多聲音 里昂雅各賓黨萬歲

27
勒釀得爾 (向里昂代表說) 我再說一次：用不着把眼光轉向里昂——這裏在巴黎，

在革命的中心地，還有人穿着絲的衣服，坐着馬車，飲酒取樂，而且在共和國的三色旗幟之下爲所欲爲；他們還不安地生活着，高踞在戲院的頭等座中，志得意滿地咀嚼巧格力糖，用貴族的語言交談。

許多聲音 羞恥打倒處死！

勒釀得爾 國民們，——反革命擡頭了……我問公安委員會在想些什麼？

哥洛 （從座中發言）我也問你，勒釀得爾，你知道誰給那些蕩子做着公開放蕩的一個榜樣？——誰鼓動着那些革命的寇仇？你知道那個人的名字嗎？（緊張的寧靜。）

羅伯斯比爾 我請求許可發言。

勒釀得爾 羅伯斯比爾國民發言。

羅伯斯比爾 （起身走到演講臺，一路發出鞋跟的尖銳的響聲。他的身材矮小，戴着塗白粉的假髮，穿着潔淨的褐色禮服，手裏拿着捲起的草稿。）我們從前只等待着憤怒的叫號，以便開始行動，——然而如今我聽見的已不是叫號，而是警鐘了。不錯，我

們從前眼睜睜地看著敵人武裝起來，我們卻給他一個好機會，使他能夠佔據戰鬥的好地位。現在他的真面目全露出來了。我們的每一下打擊都要刺中他的心。

拉克瓦（向勒讓得爾說）他在說誰？

勒讓得爾 說共和國的仇敵們。

羅伯斯比爾 昨天我向你們說過共和國的內部敵人有兩羣：一羣是無神論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已經被打倒了。埃伯爾和他的信徒們用他們的可惡的過激辦法侮辱了共和國。所以昨天埃伯爾和他的黨徒就被處了死刑。

許多聲音 革命萬歲！

羅伯斯比爾 然而第二羣敵人還沒有被打倒，而且他們的盲目的信仰依然得着勝利——他們是誰呢？我們的第二羣敵人就是那些革命所產生的怪物，寄生蟲。他們的生活全部便是飽暖好淫，他們的宗教乃是無限制的淫樂。那些人要求和平與安樂，不管用什麼代價買來都可以。自然他們高叫憐憫，他們要求廢除死刑，他們的口號

是——大赦，他們想使法國民衆的心腸變軟，使他們軟弱無力，再把他們擲到國王的腳下去。

許多聲音：他在說誰？他發覺了什麼陰謀嗎？

羅伯斯比爾：我毫不憚煩地反覆重述：法國民衆的神聖工作是，把最高的正義，自由，平等，博愛重建在世界上，把人類現今所沈溺於其中的最大邪惡當作莠草一樣連根地拔去。這就是法國的光榮的目的。我們之所以實行革命建立共和制度者，目的就在這裏。共和國的武器便是恐怖，共和國的權力便是美德。然而離開了殘酷，便不能有美德。對於失德的行動加以毫無憐憫的攻擊，纔是最大的美德。恐怖就是共和國的純粹性。有人稱我們爲渴血者。在外國，有人畫了一幅圖畫，把我畫成一個喝血的人，手裏拿着一顆人心，擠搾出血來滴在酒杯裏面。這幅圖畫在外國很流行。他們這班可惡的假冒爲善的人憎恨我們不願做奴隸，每一次我們用恐怖來對付共和國的仇敵的陰謀時，——在外國便湧起了恐懼與憤怒的波浪。恐怖是我們的力量，我

們的正義，我們的純粹性，我們的憐憫。主張去掉恐怖，便是主張消滅共和政治，消滅法國。

許多聲音 羅伯斯比爾萬歲！公安委員會萬歲！恐怖萬歲！

羅伯斯比爾 我們的那些新敵人，那些喫得飽飽的人卻懷着多情的心腸叫道：「廢除死刑，廢除恐怖！特赦一切囚犯，特赦一切利用民衆困苦以投機的人，特赦一切貴族與皇黨！」當我們面對面地站在那全部武裝的歐洲面前，站在奧國皇帝與普魯士國王的隊伍面前，站在那些縱殺自由的人面前的時候；當英國在西方威壓我們，俄國女皇的可怖的幽靈在東方出現的時候——在這生死一髮之際，他們卻要從我們的手裏拔下武器！不僅這個——那班喫得飽飽的人，那班貪圖淫樂的人卻傳染了全國民，毒害了我們的力量。這也許是對於共和國的自由之最可怕最叛逆的侵害：破碎了國民的團結，減弱了國民的力量。我知道得還不完全清楚，也許這種主意是無意識地生於那個人的頭腦中……然而牠的原因並不關重要，且不去

管地們，總之危險依舊是很大的。失德不僅是道德的犯罪，牠還是政治的犯罪。這個失德的人過去對於共和國愈盡過大力，因此他現在愈是危險的人物……

（略停，羅伯斯比爾飲水。）

拉克瓦（向勒讓得爾說）現在你該明白了，他真是怪物！

羅伯斯比爾 你們且想像着那個人，他以前不久還戴着編結的帽子，穿着有洞的鞋子，同着兵士工匠，無神漢一道在點心店的櫃檯前匆忙地喫早餐——現在他卻坐着有玻璃窗門的馬車，在舊貴族家裏打牌，在附近購買了別墅，穿着絲的短衫，安排着精美的晚餐，在那裏酒像河一般地流着，剩下的麵包和肉都丟給狗喫。（在座者中間起了怒吼）不錯，這個人生活得像國王血族的王子。夠了，肖像已經畫完全了。如果你們自己想像着這個人，你們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我問，爲什麼那一雙搶劫民衆的財寶的手，至今還不會被砍掉？爲什麼這個把失德的毒傳染給我們大家的身體，還不會被投入石灰坑裏？但是國民們，千萬不要憐憫那些只把共和國當做圖利

的工具，把革命當作職業的人。而你從里昂來的同胞，請回去說法律的寶劍在那些被信託的人手中還不會起鏽。我們還要做一個偉大的可怕例子給全世界人看。（座中發出高聲拍手喝采聲。羅伯斯比爾走下演講臺，而且像一個嚴肅的人的樣子小步走出。）

拉克瓦（向勒讓得爾說）現在你明白羅伯斯比爾在說誰能？

勒讓得爾 是。

拉克瓦 你毀了共和國，你毀了你自己！你會見着——公安委員會不久要把牠自己的

頭顱放在革命的廣場上牠瘋了——把這樣可怕的犧牲擲給民衆！

勒讓得爾 丹東如今在哪里？

拉克瓦 在巴黎。

勒讓得爾 我們去罷，無論如何我們應該看見他才行。

第四幕

(皇宮的內花園。咖啡店的低垂的涼篷之下，埃羅坐在一張桌子前。男男女女在他面前走過。)

埃羅 (向一個過路的姑娘說) 妮儂，聽着，我勸你把裙子的洞扯得更大一點，至少你的全個屁股都可以露出來。

妮儂 你胡說！

埃羅 呵！你的頸項上帶的是什麼？

妮儂 斷頭機的徽章。

埃羅 難道你做了雅各賓黨員嗎？

妮儂 兩天以前我們的全「區」都加入了雅各賓黨。埃羅，聽着，我以一個規矩人家的

女人的資格向你說：快脫離山嶽黨，加入雅各賓黨裏來！如果人們砍掉你的頭，那就可惜了。

埃羅 走近一點——我要和你親嘴！

妮儂 （掙脫他的手）我沒有功夫來和你親嘴取樂。（跑開。）

埃羅 那麼，不要忘記把裙子扯破得更大一點！（笑。）

（丹東出場，握着羅利麗與釀萊二人的膀子。）

丹東 埃羅，你知道我的小女郎是什麼嗎？她們是推勒里王宮的森林女神。我像一個林野牧畜神那樣地追逐着她們。你猜她們一天做些什麼事？羅利麗在養麻雀，她給牠們依次序地取名字叫馬拉，費勒孟，伏爾德爾，布里索。

羅利麗 不要說謊，我不曾說過布里索，在七月裏我自己也主張過將吉隆特黨人處死。
丹東 釀萊手裏握着樹枝旋轉着身子，高唱馬賽曲。

埃羅 女郎們，我給你們行禮。我和我的朋友丹東從今早晨起決定脫離政治。倒幕的政

治我們決定在最可能的範圍內和自然最密切地接近。我們思想了許久怎樣去做那件事。到底我們的頭腦裏出現了一個天才的思想——在推勒里王宮找到兩個小女郎。她們應該是稍微愚蠢的，活潑的，愛笑的。

羅利麗 不錯，我們恰恰是那樣的。

釀萊 羅利麗，他們要向我們做什麼事？

羅利麗 我想他們是想和我們做「獸戲」。

丹東（笑）我們做「獸戲」好得很！我們要做「獸戲」

釀萊 我們要出城嗎？

丹東 是，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不過不出城也可以做「獸戲」的。

埃羅（私自說）我們四個人脫光全身衣服來玩。

釀萊（活潑地）噯，我敢賭咒，羅利麗決不肯白天把衣服脫光的，便是給蘇一百個蘇

（銅幣）她也不肯的。

埃羅 我決不相信。

羅利麗 (向釀萊說) 我親愛的，爲什麼我不肯把衣服脫光呢？難道我的小腿是彎曲的嗎？或者我的肚皮是下垂的嗎？或者我的肩胛骨是凸出的和你的一樣嗎？

釀萊 請你不要叫——我的肩胛骨是全巴黎聞名的。

丹東 釀萊，你真是勇敢的女人。

釀萊 (向羅利麗說) 最好不要吵什麼我的肩胛骨，且去想想你自己罷！(向丹東與

埃羅說) 去年她還是一個美麗的女郎，如今她的臉卻好像無花果樹的樹葉了。

(丹東與埃羅二人大笑。)

埃羅 (向羅利麗說) 用牠來掩蓋你的貞操罷！

羅利麗 只不要用無花果樹的樹葉。

丹東 女郎們，一句話也不許再說了，喝罷！

埃羅 我們立刻去定購薔薇花冠。

丹東 不要橙子樹的花冠。牠們應該是用蜜蠟做成的。（握着釀菜的手，不住地撫摩。）

釀菜 蜜蠟的花冠是只爲死人用的。

丹東 你說得好。難道我們不是死人嗎？看這絲織綢緞，看這些青的脈管。難道你從沒有想過這些青的脈管將來有一天會是蛆的過道嗎！

釀菜 （抽開手）放我罷！

丹東 釀菜，我們四個人坐在這裏，已經死了很久了。你不知道這個嗎？聽這些話，聽這聲音，看這陽光！難道你不聽見這聲音響起來好像在遠方似的一切都是——夢。

埃羅 因此——酒與愛萬歲！

（拉克瓦入場。他坐在鄰近的一張桌子旁邊，身子倚着手杖，帶着關心的樣子望着丹東。）

丹東 釀菜，酒和你的熱的皮膚都是迷人的東西。

拉克瓦 日安，丹東。

丹東 哈，日安，日安，拉克瓦！

拉克瓦 別人在俱樂部裏說了關於你的那些話以後，你就不應該在衆目昭彰之下和

你的壞女子飲酒取樂了。前一些時候在這裏，就在大門口，有兩個工人用手指着你。

釀萊 我們走開不更好嗎？

羅利麗 說，我們立刻就走開。

丹東 坐着喝酒罷拉克瓦，你坐着，悲哀地把你自己掩在雲霧裏。好，把我從達爾配亞崖

擲下去罷。○釀萊，你願意和我同死嗎？——這也好像是夢：酒，接吻和死。都是一場夢。

釀萊 我真想哭了……

拉克瓦 請你過來，我們談一刻罷。（丹東起身過去，坐在拉克瓦身旁。）有個非常重要

的消息：我剛從雅各賓俱樂部來。勒讓得爾提議屠殺有錢人和蕩子。哥洛堅持要指

○達爾配亞崖在羅馬羅馬人處置及賊的方寸即是從崖頂把罪犯拋擲下去。——譯者。

出姓名來里昂代表讀了一篇可怖的宣言——從這宣言裏不斷地滴出點點的血。這一切都給羅伯斯比爾以好的機會放出他的獵狗來。

丹東 來反對誰？

拉克瓦 來反對你。

丹東 呵，他究竟敢嗎？

拉克瓦 他們自己覺得狼狽了，他們爲他們自己的皮膚戰抖起來了。他們必須把那樣的血噴到民衆的眼裏，使全法國都爲之戰慄，否則公安委員會本身也會立不住足了。他們必須把一個很重的頭顱砍掉才行。

丹東 他們是不敢的。

拉克瓦 (拍手) 你在做夢嗎？再不然你就患了病？他們什麼都敢做的。革命的急流把他們載起走了，凡阻礙着他們的道路的一切，他們都要把牠毀掉。你難道至今還不知道只有那個能夠走在革命的前面，預先準備好革命的要求和牠的目標的人纔

能夠控制革命。羅伯斯比爾走在革命的前面，所以他控制着革命。他向前飛奔着，像一股狂暴的急流的浪頭一般。然而你，丹東，你卻站住不進，你站在波浪中間，你希望他們都付在你的像塵腳下撞碎。人們會弄倒你，推翻你，而且毫無憐憫地踐踏你。民衆會懷疑地拋棄你，把你當作一個叛徒。你不久就會只是一個死去的偉人的遺物而已。

丹東 民衆好像是小孩子一般。要知道某一件東西裏面含得有什麼，——他們便把那件東西打碎。要尊敬天才！——他們起先便應該虐待他，以至於死。這是陳舊的真理！你願意喝一點酒嗎？

拉克瓦 羅伯斯比爾對你的控告是根據在這一件事實上面：你背叛了共和國和民衆，你只顧投機圖利，飲酒取樂。當巴黎挨餓的時候，你卻安排酒宴。

丹東 這一切的控告中都有一點真的事實。拉克瓦，你今天說起話來，好像是蘇格拉底的樣子。你幾乎使我也變成嚴肅了。讓萊，到這裏來，讓埃羅留在那裏罷。把她抱在

他自己的膝上坐着)孩子,你沒有真正的哲學思想。你喜歡美麗的側面像,你喜歡溫柔的眼光,你喜歡瘦弱的手。我的孩子,這只給你帶來更大的痛苦。你所愛的人愈美麗,你以後所受的痛苦就愈大。聽着,我來教你,人應該如何地愛。要愛那落下去的太陽,牠——又可怕,又偉大——用血把半個天染得鮮紅,那時候在天空中便開始了黃昏的奇蹟。要愛那正在死去的時候的太陽;要愛那受了致命的重傷的雄獅,牠在死去之前要如此大聲地叫號,使得遠遠地鴉鳥們駭得把頭埋在沙裏,鱈魚們駭得興奮地欠伸。

埃羅 真勇敢!說得真可愛!

丹東 什麼?……是,我以爲在這革命的四年中間人們多少總可以學到了一點東西。

(加米與呂西逾場。加米走近丹東,把手放在他的肩上。)

加米 我剛纔和羅伯斯比爾談過話來。

(丹東起身和加米一同走到呂西面前,吻她的手。)

丹東 美麗的呂西，巴黎的寵兒，共和國的花。

呂西 丹東，我很嫉妒。

加米 羅伯斯比爾告訴我：爲了保全共和國內政，也要犧牲一切。他自己，他的弟兄，他的朋友。

呂西 我知道他——當他決心做什麼事的時候，他的樣子是看得出來的。他冷靜地說話，話從牙縫裏出來，他的臉色非常灰白。

加米 丹東，你應該去見他。

丹東 叫我去見羅伯斯比爾，爲着什麼呢？

呂西 你應該設法打消對你的控告。你沒有權利拿你自己去冒險，你沒有權利拿我的丈夫的頭去冒險。

加米 呂西！

呂西 我以女人的資格來說話。這也許是罪過。對於我，我的丈夫是比較全世界，比較其

和國更要寶貴得多。

加米 呂西，你說什麼？

呂西 丹東，救救他能！（她跪在丹東的面前。）

丹東 我親愛的呂西，爲了使你的美麗的眼睛裏不要充滿淚珠，我願意盡力做一切事情。

呂西 我多謝，我多謝你……

加米 那麼你決定去和他談話嗎？

丹東 我已經答應你的妻子了。（丹東回到桌子前。加米與呂西二人出。）

拉克瓦 你決定去和他談話嗎？

丹東 是。

拉克瓦 你——瘋了。難道你應該去到羅伯斯比爾那裏，表示你的無力，哀求憐憫嗎？你自己去簽署你的死刑判決書了。

丹東 是，好像是這樣。如果這個人對我做得太討厭，我便要扼死他。我的酒杯在什麼地方？

羅利麗 你怎樣了？——你的手完全冰冷！

釀萊 呵，我現在才懂得一點了。

丹東 在臨死前一刻鐘，你就會懂得一切的。現在且不要費力去想，我們來喝酒！我們真倒霉，我們化費了許多時間去談那些蠢話。政治決不會生出一點好處。（看表）我一點鐘過後回來。孩子，你們等着我。

拉克瓦 （起身跟着丹東）我可以和你同去嗎？

丹東 你想在你的回憶錄中記錄下那件歷史事實發生時的日子，鐘點，以及羣星，太陽，月亮的位置。那件歷史上的大事就是丹東雙手抱着他的腳，使牠立在羅伯斯比爾家的階上。（笑。）

第五幕

（羅伯斯比爾的房間。陳設樸素而嚴肅，房內非常清潔。樹裏放着書和草稿。各處都是羅伯斯比爾的照像和半身塑像。羅伯斯比爾坐在寫字樓旁邊。丹東站在他的前面，兩手交叉在胸前。）

羅伯斯比爾 共和國的敵人還沒有完全消滅，新的敵人又起來代替了已經處死的敵人。和平的時候還沒有來呢！

丹東 自己騙自己，血的幻影——敵人消滅全法國的居民罷，然而最後一個人還會成爲你的最厲害的敵人。斷頭機一面在工作，而敵人一面在產生。這是魔鬼的輪子。恐怖應該完結了。

羅伯斯比爾 不僅不終止恐怖——而且連把恐怖減弱一天也是不行的。革命還不會

完成呢！

丹東 胡說！自從吉隆特黨失敗以後在法國內便沒有什麼敵人了。革命已經完成了。

羅伯斯比爾 丹東，你是不錯的——我們把吉隆特黨人的頭砍了以後，政治革命便完成了。然而這和在政治革命完成以後才開始的革命比較起來，直是孩子的舉動。

丹東 爭奪支配權的戰爭。

羅伯斯比爾 不，我說的是在政治革命完成之後又開始了社會革命。丹東，你決不能瞭解這個。你站在那久已完結，而且衰頹了的政治革命的頂點上。你是最後的浪漫者，攻打皇宮的巴黎人民的英雄。你是被民衆的狂歡節的紅火焰弄瞎了眼睛。不錯，你崇拜革命，叛道，陶醉，火把，刀劍的響聲……（丹東發出憤怒的叫號，放開手腕，然而過後又把牠們交叉在胸上。）現在血的狂歡節完結了，你滿足了，厭倦了，而你卻不看見過了革命的節日以後在法國內便開始了鎮定的，嚴肅的工作日。爲爭真平等，真自由，真博愛之長期的無憐憫的鬥爭開始了。

丹東 民衆需要和平。法國在你的理論的公式下痛楚地呻吟起來了。你死守着你的公式。法國卻願意生活下去。

羅伯斯比爾 民衆應該從生活中去掙數千年來的不義的大地層。只要還有一個頭高出民衆之上的時候，民衆便不會停止爲爭神聖的平等的鬥爭。只有由社會平等，由階級，品級之廢除，由勞動之平等的分配，由富之消滅，由社會奴隸制之廢止，我們纔會達到幸福，這是博愛，和精神的發展，這是自由。法國將成爲第二個斯巴達，不過卻沒有奴隸。那時候正義與崇高的美德之黃金時代會來了。

丹東 你希望會生存到那時代嗎？

羅伯斯比爾 不，正義的黃金時代我是不會見有的。

丹東 然而你相信牠嗎？

羅伯斯比爾 是，我相信。

丹東 (笑) 你總是相信，坐在這間屋子裏，你用引線使會演動着革命的傀儡戲，移動

幾千年的地層，指導人羣的潮流，建立黃金時代的廟堂。你算定歷史的法則，你作出公式，你又算出時間的界限。數學，論理學，哲學呵，何等樣的自信的人！當你穿着你的不大乾淨的禮服好像一個社會革命的嚴厲的教師一樣走到街上的時候，市民用手指頭指着你說：「這是偉大的羅伯斯比爾，阿拉斯省的議員，『廉潔的人』；他要砍掉所有麵包師的頭，不要錢地把麵包分給我們！」然而——當心你，當你的某一個公式錯了，或是某一個數目字錯了的時候，當事實顯明出來人們不該弔死麵包師的時候，——那麼人羣就會把你撕裂成碎塊，在你的腸子上吐口沫的。羅伯斯比爾，不要犯錯誤罷！

羅伯斯比爾 你完全投降了；你在發怒。恰恰像你這樣愛享樂的人，崇拜革命猶如崇拜女人，一旦滿足了卻又把他踢開。像你這樣的人很討厭革命中的論理和道德的純潔。不錯，我也許會犯錯誤而滅亡，然而我要為正義戰鬥到底，我決不終止相信革命的至高的決斷。我和你是屬於不同的時代的。在革命的開始，你是必需的人物。米拉

波和丹東使法國燃燒起來，煽起了革命之火。那時候是需要着英雄，瘋子，和浪漫者。然而今日的英雄是——民衆，國民，人類。主張個人的利益的權利是罪惡。我再說一遍，爲了偉大的平等你應該忘掉你自己，丹東，分散你的家產，克服你的邪惡和多情，不要再做丹東！我是親密地和你說話。你的功勞是很大的。你曾經像巨人亞特拉斯背負地球一樣，把法國放在你的兩肩上，把牠從深淵裏帶了出來。我在暗中觀察你，我很恐怕，我的恐怕而且證實了。你已經吞飽了肉和血，躺下了；你的天才，你的力量都消化了，你的精神消滅了。你把自己變得非常麻木了。不久，你的身體會放出臭氣來。丹東，在某一些時期，麻木便是——背叛國家。

丹東 你瘋了，再不然便喝醉了。你向我說些什麼話？你想我是來求你寬宥嗎？

羅伯斯比爾 是，丹東，你是來求我寬宥的。

丹東 我要踏踐你和委員會全體猶如踏踐腐爛的紅蘿蔔一樣！在我的背後站着民衆，站着全法國。

羅伯斯比爾 你錯了。在你的背後是……

丹東 什麼？

羅伯斯比爾 在你的背後是——劍子手。

丹東 (笑) 劍子手！你有把握嗎？羅伯斯比爾，你實在是一個大膽的人。聽着，你也會想起過「生活」這個字眼嗎？那麼記着：我要生活。不要妨害我，不要鼓勵我再來弄髒我的雙手！我不再願意流血，殺人使得我發吐了。如果你願意我不反對你的理論，如果你願意做唯一的專政者，做你的去罷，見鬼！然而你必須不要擾亂革命，不要把踢馬刺深深刺進去，你還不會用踢馬刺時就已經把牠的肚皮刺穿了！

羅伯斯比爾 那麼——我們的談話便完了。(站起來開門) 請出去。

丹東 (走到羅伯斯比爾的面前，拉住他的禮服的邊緣。) 你難道從來不曾想到人們可以更簡單地轉動歷史的輪子嗎？

羅伯斯比爾 (冷靜貌) 你不會做這個。

丹東 我不敢嗎？

羅伯斯比爾 是，你不敢。

（聖茵斯特入。）

聖茵斯特 你這裏還有別人？

（丹東放開羅伯斯比爾。）

羅伯斯比爾 聖茵斯特，不要走開。

丹東 我們在國約議會裏見面。（出。）

羅伯斯比爾 （向聖茵斯特說）你來得正好；我快要悶死了；這個僻處嚮向我噴着臭

氣，淫樂，腐朽氣味。民衆的領袖，流氓聖茵斯特，不是有人說過他留下一個太長的影

子在我的身上嗎？巨人，偉大的丹東呵，見鬼，然而你的確相信我能你明白——我應

該不寬宥纒行。

聖茵斯特 （冷靜地）是，羅伯斯比爾，我相信你。

羅伯斯比爾 聽我說，我想像——從他的被砍掉的頸項裏應該流出如許多的血，如許多的血來……難道我希望權力就是爲的這個嗎？你是了解我的，相信我的。我在太陽剛出來的時候便醒起來，靜聽小鳥怎樣地歌唱；我便想起將來的那般非常幸福的人，在他們的手裏會只有麥束和鐮刀。我看見森森的樹林，快活的兒童，手裏拿着麥束和鐮刀的美麗的女人，和跟着鋤頭走的男子。那時和平與繁榮統治了世界。沒有誰記憶起那些肥腴的田地有個時期曾經浸滿了血液。爲着這個幸福，聖葛斯特，爲着這個幻夢，我要把我自己犧牲的，是。我擺脫幻影伸手去摸那張今天應處死刑的人的名單。我不能夠停止，我應該向前進。每天早晨法國的土地都爲我的心血所染紅了。

聖葛斯特 你用不着向我辯明，我是相信你的。

羅伯斯比爾 然而就在聖安多尼區內工人見着載死刑囚的車子，居然抗議地抱怨起來了。某種期待和恐懼佔領了全城。很多人竟告發他自己。我們砍掉那妖怪的許多

頭顱，但在那些頸項上又馬上生長出了新的來。反革命像瘟疫一樣，佔領了全法國。且看每個人的眼睛罷——你在每個人的眼睛裏都會看見瘋狂的火花。屍首，屍首，屍首給我們阻礙了勝利的日子……

聖茵斯特 你病了，你應該略略休息一下。

羅伯斯比爾 不，就攔，停頓就會使得一切都滅亡的。（略停）然而我不敢決定。

聖茵斯特 （尖銳地）丹東應該處死。

羅伯斯比爾 你這樣想嗎？聖茵斯特，這我應該安靜地思考一番纔行。聖茵斯特，他有了五年的革命的歷史了。我知道他是有害的，他是怪物，有火一般的熱誠，他有革命的熱狂。我們殺死他，就無異殺死我們自己的青春，撕碎與過去相連的連帶。聖茵斯特，這個我們應該好好地思想一番纔行，他不會輕易屈服的。

聖茵斯特 （遞一張紙給他）你讀讀看！

羅伯斯比爾 這是什麼？

聖芮斯特 逮捕名單。

羅伯斯比爾 (讀) 「丹東。」

聖芮斯特 陰謀的首領。

羅伯斯比爾 (讀) 「埃羅·德·色席爾。」

聖芮斯特 敗德者，放蕩者，共和國的羞辱。

羅伯斯比爾 (讀) 「拉克瓦，費里波。」

聖芮斯特 侵吞公款者，搶奪國家財寶者。

羅伯斯比爾 (讀) 「加米·德木南」然而他完全不是危險人物！

聖芮斯特 他太愛說話了。

羅伯斯比爾 加米，加米，革命的最美麗的產兒！

聖芮斯特 我以為他比較誰都更要危險。他太不謹慎；他有本領，又多情，他愛革命，猶如

愛女人一樣。他給革命擦了粉，給革命戴上薔薇的花冠。他是愛美術的人，懶惰的人，

他比較所有其餘的人更使得國家的威信掃地。

羅伯斯比爾 就這樣罷！控告狀在哪裏？

聖芮斯特 （把草稿交給他）這裏——寫得不清楚！

羅伯斯比爾 好，讓我來讀。你去罷！讓我一個人留在房裏（聖芮斯特去）十五個人這應該實行的！歷史的法則是殘酷無情的。我不過是實行歷史的重大任務的工具罷了。可怕呵，可怕呵——十五個人！加米，丹東，加米，加米（向着門看，慢慢地站起。他的臉上現出畏懼的樣子。）走開，走開，放開我，我應該，你懂得嗎？我應該（抓住逮捕名單，揮舞着，揮舞着拿着揉皺了的名單的手，呻吟地倒伏在桌子上。）我應該……

——幕 落——

第六幕

(大街，西孟手裏拿着報紙坐在長凳上。旁邊不遠有一個賣菜婦人站在小車上，賣四季豆。)

賣菜婦人 四季豆，四季豆……

披肩巾的女人 一斤多少錢？

賣菜婦人 你自己算罷！這裏我已經賣到了八百法郎，我應該給我的女兒買做裙子的毛織物，買襪子，買酒……買了這些東西，我賣來的錢就完了；可是我還要買牛油和食鹽。有兩個禮拜我們沒有看見麵包了。生活一天比一天地困難；這是我應該告訴你的。

披肩巾的女人 我的小女孩從昨天起就沒有喫一點東西了，也許你可以減點價吧？

賣菜婦人 我告訴你，我不能……女國民，走你的路罷！

擦粉的肥婦 大家，大家都要餓死了。真該詛咒！

跛足婦 那就是你的自由：餓死。

擦粉的肥婦 人家連我們的職業也不開心。他們就砍掉我的頭罷，我也要招呼男人進

我的房裏。我要喫。我們大家都要餓死了。

跛足婦 不久，不久他們的輪值就要來了，這你會見着的。

賣菜婦人 （抓住跛足婦的裙子）女國民，閉嘴罷！好像我認得你的面貌。

跛足婦 放我罷，不要拉住我！

賣菜婦人 我認得她，她是女貴族，捉住她，國民們，捉住她！

西孟 （走近來）老鴉們，你們爲什麼這樣叫？有什麼事？

賣菜婦人 叫警察來！我是一個忠實的女共和黨。我要求將她逮捕。她從前是瑟甫律茲

侯爵夫人。當時在她的馬房裏他們把我的一個親戚鞭打至死。

跛足婦 你說謊，你說謊，你說謊！

西孟 哈哈，又是什麼陰謀！

擦粉的肥婦 她說謊。我不許誰挨這個跛足婦人。她是拾破布的女人。要捉她，那麼就連我一起去罷……

西孟 你是誰？

擦粉的肥婦 我是娼妓。

西孟 哈哈，見鬼！你們居然成羣結隊地在這裏。（向兩個國民兵做手勢）國民們，把他們全都帶到警察署去！（響聲，騷亂隨之而去。女人們都被帶走了。從人羣中又跑出幾個女人來，四季豆的小車被擠翻了。）

西孟 （向戴假髮的國民說）這就是一個忠實的國民應該整天在街上徘徊的原因。隨時都有反革命的陰謀。你讀過今天的法令嗎？

戴假髮的國民 什麼法令？

西孟（翻開報紙）這法令宣告貧窮是神聖的。神聖的貧窮！哈，什麼樣的時代？哲學的

時代！最崇高的時代！

拿書的國民 比爾，我們走罷！

戴假髮的國民 哪裏去？

拿書的國民 到國約議會去。有人告訴我，丹東今天要在那裏演說。他的頭恐怕靠不住了。

戴假髮的國民 你拿的什麼書？

拿書的國民 安那克利洪的詩集，一千七百四十三年最精緻的版本。還有旁註。（舉頭四顧，然後低聲說。）有國王親筆的註解。

戴假髮的國民（把書拿過來。他一面流淚，一面翻開書和牠接吻。）

拿書的國民 你瘋了！（兩人去。）

西孟 喂！這裏還不是很有秩序的。（懷疑地跟着他們）

(在翻倒了的小車旁邊現出那披肩巾的女人，她在地上拾豆子。丹東從樹間走出，望着她。)

披肩巾的女人 (長懼貌) 我想這裏有的不過兩斤。

丹東 是，我也以為至多不過兩斤。

披肩巾的女人 我要把錢放在車子上，不過我放的錢比她所要的價錢少些。我沒有那麼多的錢。我的女兒病了。我希望你知道生活多麼困難。

丹東 是，現在生活真不容易。你是對的。

披肩巾的女人 我並不抱怨。難道我有權利來抱怨嗎？

丹東 你很漂亮。你知道嗎？

披肩巾的女人 你說什麼！我變得這般醜陋，我自己也不認得我了。只有我的小女兒還覺得我漂亮。謝謝你，再會罷！

丹東 等着！(從手指上取下戒指給她。)拿去罷！

披肩巾的女人 然而這是太值價的東西。我不能接受牠。

丹東 我請你收下牠當作我的紀念罷。你是寡婦嗎？

披肩巾的女人 是，我的丈夫是被殺死了的。

丹東 在戰爭中嗎？

披肩巾的女人 不，他是無辜被殺的。我的丈夫是一個詩人。他本可以做一個大詩人。我

夜裏在屍堆中找出他的屍體，他實在可以做法國的光榮。

丹東 這是九月裏的事嗎？

披肩巾的女人 我的丈夫是在九月屠殺中被害的。那些殺人犯將要被判決死刑，我知道這個。血會悶死他們。我記得那一夜裏，他們把火把插在地上，他們坐在屍首堆上，喝着白蘭地酒，酒裏還滲有粉末。他們有着黑的，可怕的面孔，這都是我不能夠忘掉

丹東 他們有黑面孔？

披肩巾的女人 他們都該被詛咒！他們的首領，那個怪物也該被詛咒！

丹東 誰，誰？

披肩巾的女人 呵，你知道他的名字。在那些日子裏他像撒旦一般伸出他的翅膀蓋住了全個巴黎。

丹東 你相信九月屠殺是丹東出的主意嗎？

（披肩巾的女人閉口，瘋狂地蓋着丹東，過後發出含糊的叫聲，推開了他。）

披肩巾的女人 丹東！（她走入樹叢間不見了，丹東跟着她。加米與呂西出。）

加米 最近他對於女人感到一種神祕的貪慾。他把她們抱着坐在他的膝上，讓着她們的雙手，頸項，面孔，眼睛，他好像用她們的熱來溫暖他自己。你留心看，他走得那麼重！他的肩是多麼地彎曲。一種可怕的麻木支配了他。

呂西 加米，我現在比從前更愛你了。我愛你愛到流淚，愛到失望。我怕，我怕。

加米 我的呂西，愛我能！我們永遠不再分離開了，無論在什麼地方。

(他和她接吻。)

呂西 我的太陽，我的生命！

(拉克瓦入場。)

拉克瓦 丹東在哪裏？會議已經開始了。倒楣，什麼都完了！我勸告他，他卻耽擱了，這個放蕩的人，好喫的人，什麼都完了。已經下了命令逮捕丹東，逮捕我，逮捕你們大家……今晚一共要逮捕十四個人。去，告訴他罷！我回家去，我什麼都不怕。如果要死——就死罷。(呂西昏倒。)

——幕 落——

第七幕

(同一地方。大街上路燈已經燃了。夕陽從樹間照過來。丹東坐在凳上。魯易絲從樹後出。)

魯易絲 是我，不要怕！(坐在他的旁邊)他們決不敢舉起手來反對你。

丹東 我並不怕，我安靜地坐着。

魯易絲 我剛纔在呂西的家。那個不幸的呂西哭着，哀求加米到羅伯斯比爾那裏去。他們是幼時的同學。羅伯斯比爾還是他們的兒子的教父。我的天呀，——在我看來，一切都是夢。

丹東 是，一切都是惡夢。

魯易絲 我在他們家裏的時候，有一個相識的人來拜望他們；他說人們在到處找你。我

們離開巴黎罷。

丹東 我不願隱藏起來。我實在不肯亡命外國。魯易絲，這是沒有用處的。太陽落下去的時候，——我的影子也變長起來，直到大街的盡頭處。我把這淡紅的，可怕的影子盪了許久。這是我的身體的真正廣度。那麼，我還可以把我躲藏在什麼地方呢？一個人生長到這樣的廣度，他就應該站住不動了。你說，一切都是夢。奇怪，我好像僵硬了似的——像在夢中一樣，我好像生了根。我要走的時候要費了很大的力，才能夠提起脚跟。我只有一個欲望：躺在地上睡覺。不錯，魯易絲，要避開斷頭機的大刀是不可能，——如果牠命定了要落下去，牠就會落在我的頸項上。

魯易絲 聖母保佑你罷。禱告和我一起禱告。你的智力昏亂了。

丹東 我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我常常和媽媽一起跪在牀前，為我們的家庭禱告，為豐收禱告，為跛足的乞丐禱告，為國王禱告。現在我為什麼禱告呢？我要走入黑暗裏，永久的黑暗裏去了。在那裏我用不着記憶什麼，用不着悔恨什麼。忘掉一切：這就是

死之甘美。

魯易絲 然而你至少總略愛我一點罷？爲什麼你推開我的手呢？我不願意和你分開。

丹東 是，魯易絲，我愛你。然而回憶重重地壓着我。牠們一天比一天地變得更重了。起初牠們是一個一個地來的，現在牠們一羣一羣地在我的頭腦中徬徨了。魯易絲，我聽見牠們的沈重的可怕的脚步聲。牠們好像是一羣遊牧民族。在你來此之前我坐着而且留心——街道很寂靜，燈光燃了。街中一點聲音也沒有，我可以聽見我的心的跳動了。漸漸地在我的血管裏血跳得很響了。牠的響聲恰似羣衆的隱約的不滿的喧鬧。在這神祕的響聲中，我分辨出瘋狂的哭泣，呻吟，叫號，以及鋼鐵的響聲。我聽出在我的血裏有無數的聲音叫道：「九月，九月！」爲什麼牠向我伸出牠的染了血的手呢？

魯易絲 難道你忘記那時候共和國是在最大的危險之中嗎？

丹東 是，是我救了共和國。

魯易絲 敵人已經走過國境，向巴黎前進了。

丹東 是，是，布龍士威克公爵和普魯士國王已經向巴黎進行了。

魯易絲 巴黎充滿了謀叛者和賣國賊。沒有誰能夠阻止民衆不去實行血的復仇屠殺。
在九月裏你一個人把救法國的責任放在你的良心上。

丹東 假的，假的，假的！五千個無辜的老人婦女和小孩在監獄裏被屠殺了。他們的血窒息着我，魯易絲。誰發明出來爲了救人類便應該用牠自己的血來灌溉牠？我不相信什麼了，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不相信白晝，也不相信黑夜；不相信真理，也不相信假話！魯易絲，魯易絲呵，救救我！

（從大街的路底送來一陣人聲，火把的光亮可以看見。）

魯易絲 聖母，憐憫我們罷！

丹東 他們來捉我了。魯易絲，我們回家去罷。我不願意像街頭的小竊那樣地被他們捉去。

(丹東與魯易絲去。西孟和一羣兵士帶着火把出場。有幾個國民和他們在一起。)

西孟 我賭咒他一定在這裏。我看見他的妻子跑到這個地方來的。喂，丹東！吓見鬼，誰有酒瓶？我的腸子完全乾了。然而不管死的，活的，我一定要把他捉來。如果他溜到英國去——那麼共和國就要滅亡了。喂，丹東！

——幕落——

第八幕

第八幕

（革命裁判所的法庭。旁聽席中漸漸地有人來坐了。福基葉坐在前排翻閱文件。在他的旁邊坐着埃爾曼。）

福基葉 你害怕丹東嗎？

埃爾曼 他一定要努力防禦自己。其餘的人我們倒容易制服。

福基葉 加米·德木南呢？

埃爾曼 他並不是危險人物。

福基葉 他在過去有功勞。他究竟是第一個點燃革命之火的人。

埃爾曼 他卻又要把革命結束了。好像蛇在咬他自己的尾巴。

福基葉 （把文件放進護書夾裏）羅伯斯比爾在國約議會裏得了勝利。他的演說產

生了很有力的印象，很大的印象。

埃爾曼 他說些什麼呢？

福基葉 羅伯斯比爾說起原理之純粹，說起精神之偉大，說起革命所要的犧牲。當他說起犧牲的時候，好像一股可怕的狂風吹過了議員席。各議員都屏息不動，靜靜地等着說出那個人的名字來。等到大家明白了羅伯斯比爾所要求的是丹東和丹東派的犧牲，於是全國於議會便又更舒暢地噓氣了；奴隸性的，可惡的拍手喝采便開始了。這是歷史上最卑鄙的時刻。過後聖萬斯特便出現於演講臺，他以冷酷的鎮靜態度完全哲學地證明人類在他的到幸福的途中常常要踏過屍首的。這是合法的進程，與自然界之其他每個現象一樣。聖萬斯特安靜了國約議會的良心，那時候丹東便完全在我們的掌握中了。這事情的經過就是如此；然而這只是半個勝利。丹東還可以駭倒陪審員，把巴黎民衆拉到他那一邊。要是陪審員判決他無罪呢？

埃爾曼 這是我們不答應的。

福基葉 你信任陪審員嗎？

埃爾曼 我們應該玩弄法律取巧才行。我不用拈鬚辦法選陪審員，我只選出那些最可靠的人來做陪審員。

福基葉 那麼我們就可以完全信任他們嗎？

埃爾曼 一個是雙子，而且像惡鬼那樣殘酷。兩個是酒鬼，——他們在審判的時候，會從開場打瞌睡到終結，而且只會張開嘴說：「是，他是有罪的。」一個是潦倒的畫家，充滿了滿腹的牢騷和憎恨，他的主張是從革命裁判所出來只有一條路可走——到斷頭機去。其餘的人也是非常可靠的。

福基葉 然而民衆，民衆呢？他們在窗子下面做什麼（他們走到窗前，福基葉聞鼻煙）

埃爾曼 聽着，是不是有人在監獄裏做什麼陰謀？

埃爾曼 監獄裏的陰謀？

福基葉 是。我恐怕被告賄買了獄卒。

埃爾曼 這樣！

福基葉 他們散錢給人民要激起反對審判的暴動。

埃爾曼 這樣，這樣！

福基葉 這使得我們的控告更有根據了。

埃爾曼 是，你說得不錯。

(庭丁入。)

福基葉 陪審員聚齊了嗎？

庭丁 是，已經聚齊了，民衆在打鬥。

福基葉 我們開始嗎？

埃爾曼 (向庭丁說) 把被告帶進來，把門打開。

(旁聽席很快地就擠滿了。陪審員出場。革命裁判所的法官們坐入他們的位子。)

戴紅帽的國民 共和國萬歲！革命裁判所萬歲！

聽衆中有人叫 共和國萬歲！打倒共和國的仇敵！

許多聲音 共和國萬歲！

打倒共和國的仇敵！

戴黑小帽的國民 革命裁判所的各位法官，我們要求將被告判處死刑。

許多聲音 打倒這樣叫的人！

安靜點，安靜點！

誰說這話？誰說這話？

這裏有陰謀！

打倒陰謀者！

戴紅帽的國民 關起門來，實行搜查！

（聽衆中起了鬧聲和騷亂。）

埃爾曼（按鈴）把被告帶進來！

(鬧聲。按鈴聲。丹東，加米·德木爾，拉克瓦，埃羅，費里波等被帶入。)

戴黑小帽的國民 喂，丹東，這是我這個忠實的國民給你的東西！(從上面唾下去。)

丹東 (轉身向着聽衆) 仔細地望着罷，享受這眼福罷！在被告席中像這樣的景象真是千載難逢的！

戴紅帽的國民 你搶了民衆的財產——現在做個報告來！

許多聲音 強盜，蕩子！

兇手，屠戶！

現在你要悶死在你自己的血裏面！

我們沒有忘掉九月。我們沒有忘掉！

埃爾曼 (按鈴) 我請你們安靜點。現在審判開始了。(轉身向埃羅) 被告，你的姓名？

埃羅 埃羅·德·色席爾。

埃爾曼 年齡？

埃羅 三十七歲，或三十八歲。在我死後歷史會正確地考據出來的。

埃爾曼 職業？

埃羅 議員，國約議會議員，拾太太們的手套者。（坐下，聽衆中發出笑聲。）

埃爾曼 （向加米）被告，你的姓名？

加米 （發怒）蠢漢，你知道的！

福基葉 我私人認識被告。他的姓名是加米·德木南。

加米 福基葉·丹維爾，我的姓名是你應該記得很熟的。靠了我的幫忙，你才得着今天

這檢察官的位置。

埃爾曼 你的年歲？

加米 我的年歲，恰和那個最著名的「無褲漢」耶穌·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時的

年齡一樣。

許多聲音 勇敢！

答得好！

喂，埃爾曼，再問他幾句！

埃爾曼 職業？

加米 （怒叫）革命家，愛國者，民衆的代言人！

許多聲音 勇敢，加米·德木南！

他說得好，他是民衆的代言人！

他是忠實的愛國者！

埃爾曼 （按鈴。向丹東）被告，你的姓名？

丹東 我的姓名是在場的人都知道的。

許多聲音 丹東丹東在說話了！不要作聲，安靜點！

埃爾曼 年齡？

丹東 三十五歲。

埃爾曼 職業？

丹東 法蘭西共和國司法總長，國約議會議員，公安委員會委員。

埃爾曼 你住在什麼地方？

丹東 我的住處不久就在虛無之中，我的姓名將永遠活在歷史的國葬院裏。

許多聲音 勇敢，丹東！

勇敢丹東，更要勇敢一點！

丹東，抖動你的獅子的鬃毛！

丹東，嗚罷，吼罷！

（庭長埃爾曼按鈴。）

加米 埃爾曼，還問丹東的嘴裏有多少牙齒！（聽衆笑。）

丹東 （用手裏拿着的草稿拍欄杆）這就是控告狀。某一個蠢漢努力想玷污中傷我

的姓名。這不僅是侮辱了我，而且還侮辱了革命，侮辱了歷史。全法國都被這一束壞

紙打了耳光！

埃爾曼 丹東，我叫你尊重秩序，有人控告你和賂易·卡佩的宮庭發生過關係；你從被處死刑的國王的私產裏領到了金錢；有人控告你和已故的米拉波一致行動，圖謀復辟！有人控告你和狄木利葉將軍有友誼的結合；你和他有秘密關係，希圖煽惑軍隊使之背叛國約議會，掉過頭來攻擊巴黎。你的工作是：建立君主立憲政治，擁戴奧勒昂公爵登極。

丹東 這一切都是最卑鄙的誣告！

埃爾曼 現在我們開始讀控告狀。

丹東 控告狀從頭到尾全是誣告。我要求發言的權利。

埃爾曼 （按鈴）在適當的時候我會給你以發言權。

許多聲音 讓他說！

我們要求讓他說！

打倒法律手續！

打倒庭長！

打倒革命裁判所！

丹東

那個誣告我的蠢東西，請正大光明地出來罷。叫他把假面具揭起到法庭上來罷。我不怕誣告。我不怕死。把我處死罷，我的姓名將永生在光榮之廟堂！像我這樣的人一百年中只生一次，在他的額上天才之圖印放射着光輝。誣告我的人在哪裏？這些在黑夜裏從埋伏的地方跑出來攻擊我的躲藏着的控告人在哪裏？我不見他們。（向聽衆）也許你們控告我背叛共和國（聽衆中起了鬨聲）這就是控告狀。有人控告我像奴隸般地詭譎路易·卡佩，有人控告我和賣國賊狄木利葉有秘密關係。呵，聖芮斯特，你要給我答覆這個誣告。（聽衆拍手喝采）你們要取我的生命。我的本能命令我防衛自己。我要把控告狀中的各點一一肢解，像肢解一個陶土製的怪獸一般。我要把你們埋葬在我的一切功勞的下面。你們把牠們忘掉了。我要使你

們重記起來。當拉法夷脫用他的大砲在大校場上掃蕩你們的時候，我宣言對君主政治作戰。八月十日我打碎了牠。正月二十一日我殺死了牠。我把國王的染滿了血的頭顱像手套一樣擲在全歐的君主的脚下，表示要和他們決鬥。（聽衆中高聲喝采。）

埃爾曼（按鈴）你不聽見鈴聲嗎？

丹東 那個防護他自己的生命與光榮的人的聲音是應該壓到鈴響的。不錯，在九月我鼓舞起了民衆憤怒的最後的波浪。民衆野獸似地叫號着，使得布龍士威克公爵震恐地縮回他的已經伸向巴黎的手。全歐洲戰抖起來了。我用貴族的黃金給民衆鑄造成了武器。我派了兩千革命軍人到東邊國境。誰敢對我擲石頭？（聽衆拍掌喝采，叫聲，有人向丹東擲花朵。）

許多聲音 丹東萬歲！

民衆的代言人萬歲！

我們要求釋放……

釋放，釋放丹東！

打倒革命裁判所！

打倒裁判官！

埃爾曼

（按鈴）休息十分鐘。

丹東 民衆，你們自己會來裁判我。把我的生命信託給你們的裁判與正義。（聽衆高聲喝采。）

——幕 落——

第九幕

(革命裁判所前面的一塊小廣場。審判的第三日。這是喫午飯休息的時候。看得見玻璃窗內有幾個庭丁在打掃法庭。)

西孟 (在廣場上。向窗內的一個庭丁說) 喂，喂！

庭丁 (從窗內看出來) 你要什麼？

西孟 我午飯喫得不壞，在這邊，在這街角的咖啡店裏喫的。

庭丁 如果你午飯喫得很飽，那麼現在就好好消化罷，免得生病！

西孟 巴先，那倒不要緊。我請你放我進法庭去，老朋友！我想早點去佔一個好位子。

庭丁 事情不大好。裁判官完全膽小起來了。丹東要怎麼就怎麼，把他們弄得沒有辦法。

西孟 丹東吼得那麼大聲，人們在賽納河對岸都聽得見了。全民衆都傾向着丹東。事情

就是這樣。

庭丁 好像不是丹東在受審判，而是丹東自己在審判革命裁判所。

西孟 巴先，說一句良心話，我自己也不再懂得什麼了：我究竟應該擁護哪一方面，丹東呢，羅伯斯比爾呢？丹東是民衆的朋友，羅伯斯比爾也是民衆的朋友。這兩個，我都喜歡。然而不知道什麼緣故，這兩個人之中總有一個人的頭應該被砍掉。巴先，了解我——我在午飯以前喝了三劑消化藥酒，我陷入可怕的憂鬱中了。我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究竟這兩個人中間誰的頭應該被砍掉？我的愛國心遇着困難了。

庭丁 來，我放你進來！（西孟進門，還可以看見他走過窗前去到旁聽席中。哥洛與福基葉入場。）

哥洛 丹東的勝利就會是革命的失敗。丹東——就是表示停頓。這就表示消化得厲害的革命。無論如何，我們應該把他去掉，他是用短劍也可以。

福基葉（聞鼻煙）被告要求傳訊國約議會議員和公安委員會委員到場。

哥洛 然而那時候我們會失敗的。——我們不能答應這個要求！

福基葉 那是他們的權利。法律沒有力量來拒絕。

哥洛 再傳幾個控告方面的證人來！

福基葉 所有的證人都問過了。

哥洛 再找新的來！用錢去賄買他們！現在我們是在拿我們的頭來冒險了。每一句話給他們一千法郎！

福基葉 丹東說話的時候總是向着民衆。我甚至形容不出來法庭中的激動。裁判官垂頭喪氣地坐着，好似大雨下面的小烏鴉。丹東，加米，拉克瓦，辱罵得那麼厲害，婦女們都快活得叫起來了。（把鼻煙送到哥洛面前）請罷。這場審判真是大錯。

哥洛 我曾向羅伯斯比爾說過，我們應該等一等。我說：「你把鬥爭開始得太早了。在民衆中間無政府的渣滓還在發酵。國家威權的觀念還不會得着民衆的擁護。」

福基葉 羅伯斯比爾怎麼回答這個呢？

哥洛 和往常一樣，羅伯斯比爾解開他的禮服的每個鈕釦，把自己關在家裏。

福基葉 也許他是沒錯的。（聖芮斯特入。）

聖芮斯特 福基葉，我正在找尋你；我剛纔接到盧森堡方面的報告。我們發現了監獄中的陰謀。丹東和德木南二人的妻子賄買了民衆。獄卒也受了賄賂。人們預備攻打監獄。據說人們想炸燬國約議會的會場。

哥洛 我們有救了。

福基葉 你有證人嗎？

聖芮斯特 捉到了十八個人。可是你們一點也不要露出風聲！我要到國約議會去，要叫牠發出緊急命令將此案繼續秘密審判，禁止民衆旁聽。

福基葉 （拍鼻煙盒的蓋子）是，這就是死刑判決。

幕 落

第十幕

（地點同前，在一點鐘以後，羣衆集在鐵欄前。從窗戶可以看見裏面的裁判官，被告及一部分的聽衆。）

丹東（從窗戶可以看見他的全個身子）……你們應該知道真相。專政如今威嚇着法國了。一羣貪名求利的人和蠢東西想用鐵鞭繩來束縛共和國。一切的自由，人權與革命的成就都陷在致命的危險中了。我控告羅伯斯比爾，古東和哥洛，他們想實施專政。我控告他們背叛共和國。他們想把共和國淹死在血泊裏，他們想解散國約議會，建立獨裁政府。民衆，你們要求麵包，而他們卻把你們的代言人的頭擲給你們。你們口喝，而他們卻叫你們去舐斷頭機上的血。

87
許多聲音 打倒獨裁者！

打倒，打倒，打倒獨裁者！

丹東萬歲！

另一個人 他說得不錯。人家不給我們酒喝，卻叫我們去喝血。不把麵包給我們，卻把砍

掉的頭擲給我們。

女人的聲音 麵包，麵包，麵包！

另一個人 國民們，我們把裁判所解散罷！

國民們，我們的口號應該是：丹東與麵包！

許多聲音 丹東與麵包！

丹東與麵包！

丹東與麵包！

（羣衆擁擠地來，幾個持槍的兵士用力把他們推開。）

丹東（向裁判官叫）流氓！你們聽見民衆叫的什麼嗎？把你們的頭顱抱得更穩一點！

加米 (向裁判官叫) 我們要求組織特別審查會。

埃爾曼 (按鈴; 按着他的梳得光光的假髮。) 遵守秩序。尊重法庭!

拉克瓦 這不是法庭, 這是一羣被賄買來的棍徒。蠢東西, 閉嘴罷!

加米 埃爾曼, 把假髮理好。否則牠會落進墨水盒裏面的!

埃羅 庭長, 我請你不要再按鈴, 我的耳朵要震破了!

丹東 我命令你不要演這討厭的喜劇了。

加米 我請你中止審判, 等到審查會成立以後再繼續下去罷。

拉克瓦 中止審判! 見鬼! (喧譁, 裁判官進退維谷, 被告起立。外面的人羣攻打窗戶。)

丹東 民衆, 別人想欺騙你們, 但我們適逢其時地發現了他們的陰謀。

許多聲音 釋放丹東!

打倒賣國賊! 打破窗戶!

(哥路入場, 在人羣中擠出一條路向裁判所去。)

哥洛讓路讓路！國約議會的命令，國約議會的命令。（走進法庭。）

許多聲音 這是哥洛·德爾布瓦！

渴血的人！

聽——他說國約議會的命令！

又是什麼壞事！

危害民衆的新陰謀！

一羣強盜流氓，渴血的人！

我們沒有麵包！

麵包，麵包，麵包！

釋放丹東！

福基葉（接到哥洛交來的文件。）國約議會的命令。（全場突然寧靜。）國約議會命

令：「因為在盧森堡監獄裏發覺囚犯中間的暴動的陰謀；因為女國民呂西·德木

南與魯易絲·丹東出錢收買民衆使之背叛政府；因為狄容將軍賄賂獄卒想逃出監獄做暴動者的領袖；因為這次審判中的各被告曾參加上述的犯罪陰謀，而且他們任意侮辱法官，——所以我們命令革命裁判所仍舊不間斷地繼續審判，並給革命裁判所以全權，在被告等不遵守法律之時，得禁止其發言。」

丹東 我提出抗議。他們塞住我的嘴，爲的是更便於割我的喉嚨。這不是審判——這是謀殺！

加米 （向裁判官叫）流氓，屠戶，蠢漢！他們想謀殺我的呂西。

埃爾曼 我取消你的發言權。

加米 （把揉皺了的草稿擲到埃爾曼的臉上。）那麼，拿我的話去悶死你罷！

埃爾曼 我要用最嚴厲的辦法，我請求聽衆離開法庭。

法庭中的聲音 卑鄙！

我們抗議！

我們不離開！

我們要求收回命令！

羞恥！羞恥！羞恥！

（兵士把聽衆逐出法庭。）

法庭前的聲音 國民們，這是什麼？

這不是審判，這是謀殺！

殺死我們罷，向我們放槍罷！

我們會死，他媽的，都是一樣！

丹東（撲到窗前，伸手向着羣衆。）國民們，弟兄們！保護我們，他們要殺害我們！（羣衆

狂喊。）

埃爾曼 把窗戶關起來，放下窗簾。

（庭丁拉開丹東，關了窗戶，放下窗簾，人羣擠動起來，互相廝打，狂喊聲。在法庭中的

聽衆潮湧地從各門裏出來。

戴紅帽的國民（爬到燈桿上。）國民們，聽着，國民們，不要做聲！你們知道爲什麼巴黎會缺乏麵包呢？

許多聲音 他在說什麼？

他說爲什麼巴黎會缺乏麵包。

不要作聲，他在說麵包！

戴紅帽的國民 我問我們爲什麼餓死呢？只是因爲這個賣國賊丹東祕密地把我們的麵包賣給了英國人。

許多聲音 你說謊。丹東決不會把我們的麵包賣給英國人！

戴黑小帽的國民（爬到另一根燈桿上。）國民們，我有最確實的消息證明丹東是賣國賊。

戴紅帽的國民 國民們，虱子在咬你們。你們的衣服又臭又爛，像死人穿的一樣。你們可

知道丹東怎樣生活嗎？

戴黑小帽的國民 丹東在色佛爾買了宮殿。丹東穿着絲的襯衫。

戴紅帽的國民 丹東喫着野雞，喝着美酒。丹東拿白麵包餵獵狗。

許多聲音 呵——呵——呵！

戴黑小帽的國民 丹東從前是和我們大家一樣窮的。後來他到比利時去，從奧勒昂公

爵那里收到五百萬金法郎。

許多聲音 呵——呵——呵！

戴紅帽的國民 丹東做司法總長，政府把那個可祖咒的奧國女人①的珠寶，首飾，金剛

石交給他保存。我問這些值價的東西如今在哪里？

戴黑小帽的國民 奧國女人的金剛石送到西班牙去了，金子拿給英國人去了。丹東如

①奧國女人指路易十六的皇后瑪麗·安托瓦特——譯者

今是個大富翁。他坐在金子堆裏，金子直堆到他的頸項。

許多聲音 呵——呵——呵！

戴紅帽的國民 國民們，你們知道那個民衆的真正的朋友怎樣地生活嗎？在五年中間他連一件禮服也沒有做過。他只有兩件襯衫，而且全是補起來的。我親眼看見一個女國民送了他一張手帕。羅伯斯比爾憤怒地把那張手帕擲在那個愚蠢女人的臉上。他說：「當法國民衆甚至連充饑的麵包都還喫不到的時候，我不願做一個愛奢侈的人。」然而丹東卻想誣譏這樣的一個人，要把他擲到斷頭機的大刀下面去！

戴黑小帽的國民 羅伯斯比爾萬歲！

許多聲音 羅伯斯比爾萬歲！

「廉潔的人一萬歲！

民衆的朋友萬歲！

戴紅帽的國民 打倒丹東！

許多聲音

打倒丹東！

打倒賣國賊！

——幕 落——

第十一幕

(監獄中的囚室。靠裏面有一扇窗戶。丹東，加米，拉克瓦，費里波與埃羅都睡在牀上。囚室的中央放着一張桌子，上面還有用過的食具。獄卒提着燈籠進來。)

獄卒 有些人在臨死之前大喫大喝，有些人卻不喫不喝；還有些人縱使肯喝，卻也沒有
一點喝的興趣：一想到在第二天早晨他們的頭便要睡在籃子裏，他們馬上就想嘔
吐，而且消化作用也就停止了。(看着桌上的酒瓶和盤子)這些人卻喫得乾乾淨
淨，酒也喝得一滴不留。難道他們這些鬼孫子忘記應該給獄卒剩一點嗎？不管你們
一點東西不喫也好，不管你們的肚皮塞滿了豬肉也好，別人掀起你們的頭來，總是
一樣的。(用燈籠照着牀，一面用手指來數睡覺的人的數目)一，二，三，四，五。(埃羅
摸起頭。)

埃羅 誰呀？

獄卒 哈，你沒有藏起一瓶酒嗎？

埃羅 哈，狄柔諾，原來是你。你去找罷，去找罷！

獄卒 藏在什麼地方呢？

埃羅 牠藏得遠遠地，深深地。明天人們就要把牠永遠藏起來了。

獄卒 你在說什麼？

埃羅 狄柔諾，我在說人，說人。

獄卒 哈，你，狗喉嚨！我說的是——酒瓶！

埃羅 我們把酒喝得一滴不剩，我們帶着那麼沈重的頭顱離開筵席，好像這些頭顱並不在我們的肩上似的。

獄卒 好。鬼孫子，現在睡罷！（遠遠地塔鐘響了。）三點鐘了。不久人家就要來帶你們去了。（出，門門。）

拉克瓦 (起來) 我喫得太多了!

埃羅 你沒有睡熟嗎?

拉克瓦 到處都是蟲。實在受不住!

埃羅 明天別的蟲又要來咬我們了。

拉瓦克 蛆嗎? 不錯。

(月光照進窗裏來，牠的光輝照亮了囚室。)

埃羅 我們走上一條神祕的船的甲板了。帆已經掛起看——我們在那碧波上飛着。祖國的親愛的土地已經被霧遮掩住，將永遠看不見了。這是免不掉的，悲哀的事，然而又有什麼法子呢……我們每個人來拜訪我們這美麗的行星的時間都是非常短促的!

拉克瓦 我並不怕死，然而我獨怕痛苦。人們說斷頭機的大刀割去頸項的一瞬間是非常痛苦，而且是和無窮一樣地長久的。如果能找到一點毒藥——那是多麼的幸福。

呵！

費里波 不要說話，我要睡覺！

埃羅 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我常常在夢中看見我怎樣乘着奇蹟的船在月光中航
行。

費里波 只要我能免掉這些蟲，就好了。

拉克瓦 實在受不住！

費里波 共和國只像屠場。人們把我們去掉了。不錯。然而誰留着呢？民衆沒有了指導人，
國家沒有了頭，單有肚皮留着。老實說，我一點也找不出需要把我們處死的理由。我
相信不久就會證明出來羅伯斯比爾自己至多也不過再繼續兩三個月，那時候他
自己也要在斷頭機下送命了。國家的花，民衆的天才已經剷除淨盡。革命從混亂中
喚起，引出民衆的天才來。現在人們卻把那天才的頭砍掉了。

拉克瓦 不要說！難道現在對於我們不是一樣的嗎？——已經遲了，遲了。

埃羅 然而我究竟預先見到了一件好事。在那里——我們要沈默了。死會來使我安寧和平的。沒有演說，沒有旗幟飄揚，沒有法令。我們安靜地，好好地臥着。拉克瓦，不要扯開我的被蓋！我覺得風吹進來了。我不願意明天早晨有着發腫的鼻子。

（加米從牀上起來，走到窗前，在窗臺上寫信。）

費里波 五年來我們都是在薄冰上面向着深淵跑去。連一秒鐘也不會停止過。人是多麼無用的東西！何等樣的隨風飄蕩的東西！

拉克瓦 劊子手就要來了，他要撲在你身上像撲野獸一般。……「正義完成了。……」
多麼可怕！

丹東 他們敢砍掉我的頭！真令人不相信。（從牀上起來，從囚室的一角，走到其他的一角。）拉克瓦，你用了你的全部智慧力，你能夠明白這個嗎？

拉克瓦 我要發吐了。我喫得太多了，食物像一個球似地堆在我的胃裏。

埃羅 變戲法的人，馬戲場的跳繩者，賽馬的騎師，在出場之前決不肯多喫的。裝滿了的

胃要向地上墜的，使人不能做完全的「死跳。」

費里波 「死跳！」人們應該先學在地上走路才行。法國如今已經開始在「死跳」了。

丹東 我就要不在世上！明天在法國就不會再有丹東！然而他們中間並沒有一個人懂

得怎樣治理國家。在英國人們會齊聲歡呼：法國人瘋了！（握着門的鐵格子，震撼牠。）

法國人瘋了！法國人革命瘋了！

隔壁囚室的聲音 不要妨礙我睡覺！

埃羅 （從牀上跳下來。）丹東，稍微等等罷！誰在牆後說話什麼？

聲音 不要妨礙我睡覺！

埃羅 是他！是安得烈·席業[⊖]的聲音。

費里波 不會的！安得烈·席業也被捉進了監獄嗎？

⊖安得烈·席業(André Chenier)是一個有名的青年詩人，無辜被處死刑。

丹東 很早羅伯斯比爾就把他列入逮捕的名單裏了。前星期夜裏在布南維耶旅館旁邊把他逮捕了。如果伏爾德爾與盧梭還在的話，他們也會被逮捕的。把平常的人拿來處死，這樣的死未免太陳舊，太討厭了。縱使把常人幾十個一次地和石灰一起拋在溝裏，坑裏，也不算什麼一回事。然而把國民的天才的頭顱高高地舉在斷頭臺之上——呵，像這樣的奢侈品不是每個民族都可以有的。明天，明天是巴黎人的快樂的日子。只要想，明天人們在咖啡店喝着一小杯助消化的酒的時候，會怎樣地交換他們的印象！「你看見丹東怎樣走上斷頭臺嗎？何等完美的一個人物！他怎樣抖動他的『鬚毛』，四顧那廣場，做出那種輕視的歪臉，睡下去，於是——擦的一聲——那圓球就從肩上海跳開了！」

埃羅 特別女人是高興的。明天夜裏她們會在夢中看見你。明天夜裏成千成萬的年輕的巴黎女子爲了你的鬼魂便要欺騙他們的丈夫。在一夜裏你會有成千成萬的愛人。——丹東這並不是壞事。（暉指作聲。）

拉克瓦 不要響……等等罷……（鐘鳴聲）三點半了。

丹東 我走出囚車上斷頭臺。在我的面前，是兩根柱子；在柱子中間是木板，上面有一個圓洞，我就應該把頭放在這洞裏。我活了，愛了，享樂了，震撼了世界凡三十五年。我起立，在衆人之上，其結果只是用了最後的努力，我把頭放進這個並不比我的頸項大的圓洞裏。那是從生活到虛無之門。從事革命，是值得的嗎？創造出人，是值得的嗎？創造出這白癡的土地，是值得的嗎？

埃羅 我已經完全計算過了。從我的身體，會做成一把肥腴的土壤，在上面可以生出百葉菜來。

加米 （在窗前）呂西，呂西，我親愛的呂西（頭埋在信上哭。）

埃羅 喂，已經在掉眼淚了……（從枕頭下取出一本書，翻開，便注意地讀下去。）

丹東 （低聲）流淚，流淚！

拉克瓦 我只要能夠知道死後是怎樣的，就好了。

丹東 死後是怎樣的？不要緊。無論如何，我總是很好地度過了我的一生。我在地上轟轟

烈烈地鬧了許多事，我喝了許多酒。不錯，我去得正合時，也許這樣地去是很合理的。
（走到加米身旁）不要哭！你給呂西寫信嗎？我在這幾天裏連一次也不會想到我的妻子。可憐的女人，她有孕了，她多麼愛我……不要哭，把你寫的讀給我聽！

加米（讀信）「好夢縮短了我的苦痛。天可憐我。呂西，我在夢中見了你。我吻你的雙手，你的嘴唇，你的被眼淚潤溼了的臉。我帶着呻吟吟醒了過來，如今我又看見我是在監獄中了。冷月從窗戶照進來。上帝呵，這裡是多麼冷！多麼冷！呂西，呂西，你好嗎？」

（又哭起來。）

丹東 不要哭，不要哭！

加米（續讀）「我哀求你——明天他們把我載進囚車的時候，如果你看見我，千萬不要作聲，不要撕裂我的心，不要叫，咬緊你的牙齒！你應該爲着我們的孩兒而生活。把我的事告訴他！向他說，我所希求的只是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我希求全世界的

人都會讚頌的共和國。呂西，我死。我相信上帝是有的。爲了我的愛與苦痛，上帝會寬恕我。我相信我們會在那里相會的，呂西。永別了，我的生命，我的快樂，我的女神！永別了，我的呂西，我親愛的呂西。我覺得生命的涯沿是如何地消去了；然而我的縛着的雙手依然要擁抱你，我的割掉的頭也不肯把牠的那一對永閉了的眼睛離開你。呂西！

丹東 還剩得有一點酒嗎？

(有人猛烈地敲門。)

拉克瓦 誰在那里？劊子手嗎？

丹東 他們來帶我們去了，我們互相告別罷！加米，別了，做起大丈夫的樣子！

埃羅 (猛然闖上書) 現在是動身的時候了。

(門開了，獄卒提燈入，後隨一些兵士和一個劊子手。)

第十二幕

（落雨的早晨。城裏廣場的一部分。好奇的人們結成許多小羣。呂西靠牆站着，用黑色肩巾蓋着頭。魯易絲坐在呂西的脚下，她的頭藏在呂西的膝間。在舞臺深處立着斷頭臺。西孟入場。）

西孟 他們已經坐車來了，坐車來了。

（人羣忽然激動起來，大家都抑制着鬧聲。魯易絲迅速地站起，舉眼四顧。呂西又把她的頭壓在胸上。可以聽見遙近的車聲。釀萊與羅利麗跑去。在什麼地方忽然有人唱起了「加馬烏爾，一但立刻又停止了。」）

西孟 國民們，正義完成了。革命的敵人就要失掉他們的頭顱。永遠記着這一刻。全世界的目光現在是定在這塊地方了。（指斷頭臺）是定在這兩根柱子和那一把光榮

的大刀上面了。你們知道這兩根柱子和一把大刀是象徵什麼的嗎？那是歷史之莊嚴的天使，無窮之復仇者，人類之天才。這個機器從虛無中現出來，爲的是像熱情的天使一樣把法國民衆引到不朽的光榮。牠的面目是簡單的，可怕的：兩根柱子，一把大刀，看罷，好好地看牠罷！牠是多麼美麗。從牠那里放射出奪目的光輝。如果你們太把牠看得久了，你們會變成瞎子。從牠的腳座下會流出牛乳與蜜糖。牠的腳座是用麵包做成的。牠立在黃金上面，立在黃金堆上面。牠像太陽一樣發出強烈的光輝。

（車輪聲更逼近了。）

釀萊 他們坐車來了。

羅利麗 我怕，我們走開罷！

釀萊 看，他們在這里！

（載着死刑囚的車子進場，所有的死刑囚都是雙手反藉着的。車子走過那默默地散開的人羣中間，到斷頭臺。一隊槍上插上刺刀的兵士圍着斷頭臺站着，呂西默默地

無言地向着那方面伸出手。

釀藥 丹東，永別了！

（羅利麗高聲哭着，丹東第一個走出車子站在斷頭臺上，推開劊子手。）

丹東 法國人，我把我的光榮遺傳給你們。而且你，劊子手呵，你把我的頭拿給民衆看罷，我的頭是值得這樣的！

（忽然鼓聲大響，人聲大作，其餘的死刑囚從囚車中走出來上斷頭臺。加米用眼睛在人羣中找尋呂西。下刀聲隱約可以聽見。鼓聲繼續響着。）

——幕 落——

原书空白页

附
錄

法國大革命的故事

在法國大革命的當時有一個拉司德里(Lasleyrie)說過這樣的話：「這是多麼美麗呵！我要走遍法國飽賞這美景……真的，這的確是非常壯美的。」

我自己生得太遲了。

有一天我也曾走到了巴斯底廣場上，就是在巴黎民衆攻陷巴斯底監獄的紀念日：七月十四。然而那個代表多年的壓迫與不義的堡壘是沒有了。一個聳入雲端的自由女神像代替了牠。那一天是個節日。男女市民狂歡地在廣場上圍着跳舞。

一陣熱氣溫暖了我的心，我感動得幾乎要流下淚來。我在思索百餘年以前的事。我想如果壓抑下激情讓歷史來說話，那麼牠的第一句話一定是「人民終於會勝利的」罷。

這一百多年並不是白白過去的。

現在是應該由歷史來說話了。

我們現在回溯到一百餘年前的事，我們來看那法國大革命的壯劇。我們的第一個印象就是：法國大革命是英雄的行爲之表現，但這個英雄不是米拉波，不是丹東，不是馬拉，不是羅伯斯比爾；這個英雄乃是民衆。這一點許多有名的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家如米涅 (Mignet)，如路易·布郎 (L. Blanc)，如阿拉 (Aulard)，如若勒斯 (J. Jaures) 如馬地葉 (Mathiez)，甚至如米席勒 (Michlet)，如日納 (Taine) 以及「英雄崇拜」的加萊阿 (Carlyle) 都認識的，更不用說克魯泡特金的傑作法國大革命了。不錯，我們研究法國大革命史，從第一頁翻到末一頁，我們都只看見一個英雄在活動，這就是法國民衆，在外省騷動的是他，攻陷巴斯底獄的是他；打倒封建制度的是他；送路易十六上斷頭臺的是他；抵抗外國軍隊侵略以保衛共和國的也是他。

至於當時幾個革命領袖，在思想方面他們是極其膽小的。被稱爲「革命之獅」的

米拉波後來背叛民衆盡忠王室的事實已經是明顯的了。①丹東雖然高叫「大膽，大膽，永遠大膽」可是他對於經濟問題卻無半點魄力。會殺人的「廉潔的人」羅伯斯比爾當巴黎民衆飢餓的時候卻死命要雅各賓黨討論他個人關於英國憲法的意見，要國約會議決議神的存在和靈魂不死。就是那個曾經要求過五十萬個貴族頭顱的馬拉也

① 米拉波死於一七九一年四月二日，但他被皇后收買的事實直到一七九二年八月才被羅爾無靈間在國王的秘密文件中發見。羅爾便把這類文件送到國約議會宣讀，給了人民以極大的衝動。米拉波在一七九〇年一個夏天裏曾要求和皇后在阿克魯公國事作過了一次秘密的會見。事後他還對親信說：「她是偉大的，高貴的，不幸的；然而我會救她。」

② 其實馬拉是很仁慈的，他曾救過許多人命。他的妹妹亞伯丁說過：「如果我的哥哥還在丹東，德本南等人都不會上斷頭臺的。」他的政敵說他是湯車的人，但是他的報紙「人民之友」的最激烈的時期還是他的政敵製造出來誣陷他的。他活著的最後一年內在法國共有六十四個人上斷頭臺，但沒有一個是被他告發的。（見布熱亞爾的馬拉傳）我的小說馬拉之死的開始所敘述的故事也是真實的。（見米席勒的大革命史。）

不敢代法國農民叫出佔有土地的口號來。而且在法蘭西王國快要顛覆的時候，丹東這班人還不敢有去掉國王的念頭，一直到王族勾結外兵的事實顯明，外兵已經壓迫法境，民衆起來防衛「祖國」時，他們才敢想到法國沒有那個戴王冠的怪物也是可以存在的事實。上總是民衆在前面走，他們那班人老遠地跟在後頭。

我們知道法國大革命並不是從攻陷巴斯底獄的時候起，但革命的爆發卻可以說是始於此時。一個大城市的民衆居然集合起來與有組織的權力對抗，攻陷了那個代表着多年來的不義的大本營，使里安古爾公爵不得不認爲「是一個革命」，給全世界開了一個新紀元，這的確是一個偉大的壯舉。然而爲什麼民衆要攻打巴斯底獄呢？事前有什麼準備嗎？這全是民衆的自發的運動。羅曼·羅蘭的名劇七月十四很能把這一點表現出來：

「馬拉 你要的是什麼呢？」

尤麗（九歲多的女孩）……自由。

馬拉 拿來做什麼？

尤麗 拿牠來給人。

馬拉 給誰？

尤麗 給那些監禁着的不幸的人。

馬拉 在什麼地方？

尤麗 那邊，在那個大監獄裏。他們永遠是孤寂的，人家都把他們忘掉了。

馬拉 小姑娘，這你從什麼地方知道的？

尤麗 我知道……人家告訴過我……我夜裏常常想到這個……

尤麗（停了一刻，便熱烈地握着馬拉的手）我們去解救他們，是不是？

馬拉 怎樣去呢？

尤麗 只有大家一道去才行……」

這所謂民衆的自發運動，並不是從天上突然降下來的。牠有牠的遠因和近因。經濟

的不平等，政治的壓迫，特權的濫用，這些是促成革命的重要原因。民衆的怨恨積在一起，一旦爆發起來，就產生了驚人的效果。巴斯底監獄本身在當時並不重要，（那時候關在裏面的犯人據說不到十個，）但牠卻成了代表着多年的不義與壓迫的東西，把民衆的多年來的怨恨都集中在牠上面。牠倒下了，然而情形並不會好一點，民衆的憤恨一發便不可收拾。沒有勢力能夠阻止牠。

其實民衆的自發運動並不是從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起的。在路易十五的末年法國的情形就驅使民衆走向反叛的路上了。路易十五留了一批戰債（結果是財政的破產，）和一種荒淫的宮廷生活（結果是王族的腐敗和人民的怨憤）給他的孫兒。所以自一七七四年路易十六即位以來，農民叛亂更是繼續不斷地增加。都市裏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工資低，麵包的賣價高，一個普通的工人很難養活他的家庭。困苦和絕望逼着人民叛亂。壓迫便在火上加了油。雖然政府於一七八八年八月召集所謂全級會議，於次年五月五日正式開會，集貴族，僧侶，平民三階級代表於一堂討論國是，然而政府的處

爵既不公平，貴族僧侶又堅持着他們的偏見，不肯與平民的代表合作，宮廷方面更偏袒特權階級。結果以雄辯的律師米拉波為領袖的第三階級的代表恃着人民的後援，拒絕了國王的命令，撇棄了貴族和僧侶，於同年六月十七日自行組織為「國民議會」，議決現行課稅皆不合法，而且反抗政府解散議會的計劃，六月二十日宣誓於網球場，更集合於聖路易教堂。王室的威信從這時起就開始衰落了。

政府不肯改變牠的政策，貴族不肯犧牲他們的特權，民在政府，貴族，僧侶三重壓迫下面繳納租稅，擔任徭役，無希望地捱着日子，忍耐終於有一天失了效力。當時的事變是一根引火線。於是騷亂來了，積到最後便有了大爆發，這就是有名的七月十四。關於這經過一般的世界通史裏面都有簡略的說明。

七月十四的事件鼓舞了民衆的熱誠，點燃了革命的火炬，在經過了那事件，表現了自己的力量以後，民衆當然不肯再低着頭去做奴隸。這時候政府方面縱然讓步，也沒有用了。革命不會去管牠們，牠要繼續走牠的不可避免的，自然的發展之路徑。米涅的這樣

的話是不錯的，加以當時國王之昏庸，皇后之背叛，宮廷之荒淫，貴族之專橫，民生之困苦，這一切只是一天一天地增加着，從而促成了革命的發展。

在鄉間，在外省，農民起來自己動手了。許多貴族的府邸和寺院都被焚燒；凡保證封建權利的文書契約之類多被燒毀，凡爲農民所最痛恨的人皆被殘殺了。農民的暴動始於東部，而蔓延及南部，而北部，而中部，大有普遍全國之勢。實際上農民已經把封建權利取消了，而國民議會爲了消弭這危機才在事後來討論這個。在一夜的會議裏就決定把封建權利廢除了。這是有名的八月四日。

然而宮廷的陰謀還是層出不窮，民衆的困苦（尤其是缺乏食糧）逐日增加。人權宣言由國民議會的憲法委員會草成通過後，國王又不肯批准。民衆已經憤恨到極點了，這時候消息傳來，禁衛軍軍官於十月一日大宴佛蘭旅，兩日後又有同樣的宴會，國王皇后等都在場。全巴黎飢餓着，而皇族卻大開盛筵，並且做出種種背叛國民的表示。這消息當然足以使巴黎民衆（尤其是婦女）向凡爾賽進發了。這就是十月五、六日的事。國王

是被民衆帶回巴黎了。

起初一般人以爲國王回到巴黎，首都的飢荒便會消滅，但不久事實證明出來這是夢想。民衆的憤怒因此也無法平靜下去。市政府與國民議會對於飢寒交迫的失業工人的行動反加以仇視，這樣更引起工人的反感。巴黎當時好像一座雪裏的火山，宮廷方面的行動反加以仇視，這樣更引起工人的反感。巴黎當時好像一座雪裏的火山，宮廷方面正好利用這個時機來從事陰謀詭計，路易十六受了左右的誘惑居然幹了一件傻事。於是一七九一年六月二十日夜半的逃亡發生了。宮廷方面的原意是把國王弄出巴黎再逃往外國，然後率領亡命外國的貴族軍隊與德國軍隊來剿滅革命。王室是在半夜化裝潛逃的，但剛到了發棧就被人發覺而押送回巴黎，「在這晚上王權就在法國破滅了。從這晚上起人民便自己上了舞臺而把政客們推到背後去了。」克魯泡特金的這樣的話是不错的。逃亡以後的路易十六，在人民的眼裏看來不再是國王而是國民的仇敵了。說路易十六自掘墳墓，也不爲過。

在這種騷亂中國民議會完成了牠的制憲的工作而解散了，於是立法議會又於同

年十月一日成立。路易十六曾於九月十四日在中產階級的歡呼聲中在國民議會宣誓誓忠於憲法，但次日他就背叛了牠。這時候反動已經大佔上風，像丹東那樣的人竟不得不暫時亡命英國，而馬拉等也只得隱藏起來。在這年七月十七日大校場的屠殺（這由拉法夷脫將軍負責）^①之後，要自稱為共和黨也是危險的事了。

然而民衆是不肯就此罷休的。他們要鼓動立法議會來行動。立法議會通過了懲罰亡命不歸的貴族與拒絕宣誓的教士之法令以與君主挑戰。這兩條議案乃是根據當時時勢的需要而來的，而路易十六均毫無理由地否決了。^②他滿心希望着亡命的貴族軍

丹東在哥德利萊俱樂部提議由人民簽名請求路易十六退位，哥德利萊派與雅各賓派贊成這一個意見。他們把請願書擬好於七月十七日放在大校場的大祭壇上，讓人民自由簽名。人民來簽名者甚多。後來發生爭執，拉法夷脫將軍率領的國防軍便向徒手羣衆開槍，死傷多人。國民議會反而致謝國防軍維持秩序。舊勢力暫時算得了勝利。丹東、馬拉、羅伯斯比爾、德木南都不能公然現身了。人民以前不曾聽見「否決」這個字眼，不明白牠的意義。他們的領袖給他們解釋說：「譬如你在喝湯，國王跑過來把你的碗從你手裏打落在地上。這就是一個否決。」

隊會勾結外兵攻入法國進佔巴黎，使他恢復專制的權力。

固然君主使用否決權是合於憲法，但這種舉動只暴露憲法的缺點而增加人民的憤慨。⊖路易十六後來雖委派吉隆特黨人⊖組織內閣以討好立法議會，但不久他又罷免了他們，仍處處行使他的否決權，結果遂引起一七九二年六月二十日巴黎民衆的示威運動。民衆攻進了推勒里王宮，不過並沒有得着什麼實際的效果。路易十六的聰明竟使羣衆滿意地解散回家。

⊖ 人民憎恨皇后馬利·安都瓦勒特，稱她爲「奧國女人」，又叫她做否決夫人，以爲路易十六濫用否決權，是由於皇后在後面鼓動。

⊖ 吉隆特黨人是法國革命黨人中的溫和派，是穩健的共和主義者。南部議員大都隸屬於此派，以南部的吉隆特省（Gironde）得名。此派反對九月屠殺，不願執行路易十六的死刑。後失勢，主要的黨人皆死在斷頭臺上。羅南夫人便是該黨的一個領袖。有人稱吉隆特黨人爲聯合主義者，其實吉隆特黨的聯合主義不過是拿反動的外省來反對革命的首都而已。他們並非真正的聯合主義者。

然而時勢又逼迫民衆起來行動。在外國強兵壓境，國內王室陰謀背叛之下，革命是危在旦夕，人民怕回到舊的專制政治下面，農民怕封建權利重行恢復。這其間布龍士威克公爵的宣言發表了。他以毀滅巴黎取消憲法來威嚇法國人民。法國民衆是不得不起來行動了。「向宮廷進攻」現在巴黎民衆只有這一條出路了。得了馬賽同胞的援助，巴黎民衆便在八月九日到十日的那個深夜開始暴動，向推勒里王宮進發。國王怕被民衆傷害，便帶了皇族逃避到立法議會去，而讓瑞士禁衛軍來保衛王宮。一場衝突的結果，瑞士人幾乎全軍覆沒於民衆的攻擊之下。推勒里王宮便被民衆佔領了。而皇族從此就做了人民的俘虜。法國如今是沒有國王了。這結果便是丹東·羅伯斯比爾這班人也不會想不到，而且他們在事前也沒有什麼預備，所以無怪乎路易·布郎要問：「平日的那班領袖在什麼地方，幹些什麼事情？」

統治法國的大權便落在立法議會的手中。牠組織了一個新政府，閣員中除了幾個吉隆特黨人外，尚有當時巴黎的寵兒丹東做司法總長。丹東因為有革命的民衆做他的

後盾，便在新政府裏佔了一個優越的位置，可以支配其他的閣員。

然而這時候我們不要忘記實際上指導革命運動的並不是什麼黨派，乃是巴黎公社。公社是民衆自己的組織，在民衆攻陷巴斯底獄之後在各處漸次組織起來的，而且是依據聯合主義的原理組織起來的。八月十日的事便是由巴黎公社發動的。當時由每一區選派委員三人來「救護國家」，組織公社總議會以進行鬭爭，這些委員都是無名的人，「極端派」埃伯爾自然在裏面。然而馬拉，丹東的名字最初卻沒有。

巴黎公社的權力與立法議會的權力同時發展，在以後的兩年中間牠總是盡力在防衛民衆的利益，一直到被專政殺殺爲止。

這時候被監禁在大廟中的國王及其家族依然被外國軍隊和皇黨利用作號召的工具，外國軍隊一天比一天更逼近巴黎，而皇后仍陰謀背叛民衆，勾結外援。推勒里王宮外的民衆之血未乾，而內憂外患頻來，民衆的復仇心便到了不能抑制的地步，不得不找一個出路了。事實上在九月五日到六日之間，皇黨真正在盼望八萬普魯士軍隊就要攻

進巴黎城裏來。

革命是應該防衛的，然而要是內部有皇族和叛徒響應外敵，那麼單是赴前線去作戰又有什麼用呢？革命看着就要滅亡了，但民衆似乎不能夠生在革命滅亡之後。在這種激動的心境中他們不得不使用一種非常手段。於是九月屠殺便發生了。公社總理事會對於各區的通告說：「……我們到前線去殺敵，卻不願意把那班將要殺戮我們的妻兒的強盜留在後面。」

巴黎民衆的九月暴動乃是自發的，而同時宮廷方面已經籌畫好了復辟的陰謀。時勢的需要強迫各區，各區強迫公社，公社再強迫丹東（他是司法總長）下令搜索巴黎，沒收皇黨與教士家中私藏的軍火，逮捕通敵有據的人。立法議會雖然還暗中保護皇族，（這件事後來是證明了的，）但也不得不屈服。這次搜索發生於八月二十九日深夜。結果搜出了兩千多支槍，逮捕了三千個人。第二天公社又下令逮捕了更多的人。這些人都囚在監獄裏，本也要經過正式的審判的，然而情勢變了。

巴黎民衆響應公社的要求武裝起來，在短時期內公社不顧一切困難居然每天送二千志願兵到前線去。而這時候立法議會卻在八月三十日下令要公社總議事會馬上解散，重行選舉。公社自然實行抗令，因此民衆的憤怒日增。

九月一日敵人的陰謀發露了。說是當布龍士威克公爵在前線和法國軍隊作戰時，普魯士王便直向巴黎進發，一旦佔領了巴黎，則將所有同情革命的人全行屠殺；如果不能佔領巴黎，則縱火焚毀該城。而且在外省已經有人響應這陰謀了。同日內務總長又發令說，皇黨陰謀妨害食料之自由分布，里昂等處已經受害了。

於是在夜裏巴黎公社下令敲擊警鐘，鳴放警砲，召集正要睡覺的人民當夜齊集在大校場，以便第二日早晨出發。

同時「衝進監獄」的呼聲響遍了全巴黎，民衆自己聚集在各大監獄附近。九月二日下午阿巴耶監獄的屠殺開始，又繼之以加爾門等監獄的屠殺。自二日至六日爲止，被武裝民衆殺死的人不過一千多個（馬東說一千零八十六個），其中以教士等居多數。

在九月屠殺之後立法議會即無形消滅。九月二十日法國人民渴望了許久的一個

⊖ 其實巴黎公社並不曉得屠殺相反的事，公社在二日的深夜曾發命令叫國防將領桑德爾派兵去阻止屠殺，但國防軍不願聽命，（事實上他們還是不去的好。）於是公社又設法在阿巴耶、拉福斯兩監獄組織臨時法庭，由民衆選舉法官，盡力救護開脫無辜的囚犯。

九月屠殺是一件不義的行爲，而且在殺虐狂中又表現了色情狂，如慘殺郎巴兒王妃的舉動便是。然而這屠殺並不是一個人或一個黨派造成的。丹東對於九月屠殺並不能負重大的責任，他並不是九月屠殺之鼓動者。那時候是在立法議會與巴黎公社的鬭爭期內，他持着模稜兩可的態度來應付兩方面，所以米席勒說他被排擠。雖然皇黨和溫和派攻擊他，說九月屠殺是他造成的，一部分的歷史家也採用這種說法，甚至前邊的布洛赫也說「丹東是被迫而取此專橫的手段。」但如今我們卻知道這並非事實。丹東爲人好大喜功，他說過「是我預備了八月十日的事，」同樣他又說「九月屠殺是我幹的。」（見且納的現代法國之由來第五卷二九三頁及第六卷三〇頁。）其實他在這兩次事件中都在被動的地位。呂西的日記裏說他八月九日夜裏在家睡覺，到了中夜別人來找他出去，但不久他又回家睡覺了。關於九月屠殺他後來也承認這屠殺是沒有人力可以阻止的。阿拉的法國大革命之研究和教訓書中把丹東在九月屠殺中的行動說得很詳細。

革命的議會即國約議會終於成立了。

國約議會內的議員共分三派：（一）吉隆特黨，（二）山嶽黨，（三）平原黨或沼澤黨。吉隆特黨是右派，他們在議會裏卻最佔勢力，平原黨也附和他們，內閣也是由他們組織成的，左派的丹東在國約議會成立時即辭去了司法總長的職務。吉隆特黨是溫和的民主主義者，全是些有教養的學者，政客，有產階級，他們所代表的也正是這新興的有產階級的利益。左派是由雅各賓派（如羅伯斯比爾等），哥德利葉派（如丹東，馬拉等）構成的，^①因為在議會中的座位最高，故稱為山嶽黨；馬拉，丹東，羅伯斯比爾是這黨的三大領袖。他們的目的是破壞王權以及貴族階級，僧侶階級的權力，廢止封建制度，建立共

① 雅各賓派是法國革命黨人中的左派，他們隸屬於雅各賓俱樂部。這個俱樂部的地址在雅各賓寺院，故稱為雅各賓俱樂部。哥德利葉俱樂部由丹東，馬拉，埃伯爾，德本南等於一七九〇年設立，是從雅各賓派分化出來的。其地址在哥德利葉寺院。他們比雅各賓派更為左傾。他們反對妥協目的，不僅在推翻君主政治，還要打倒封建制度。但後來才東的一派卻往右邊走了。

和政治。至於平原黨，他們並沒有固定的政見，而且總是傾向保守派的。他們起先附和吉隆特黨，後來在危急時期便離開了吉隆特黨，而幫助羅伯斯比爾，最後又把羅伯斯比爾送上了斷頭臺。

國約議會成立之後，牠的第一件工作當然是處罰背叛國民的君主，制定共和的新憲法來代替一七九一年的憲法，將舊制度的遺跡全部廢除。然而這是吉隆特黨所不願做的，於是那個已經形成了一大勢力的巴黎公社又起來行動，終於支配了國約議會。

路易十六的審判在國約議會成立後的兩個月終於開始了。這在吉隆特黨是太難堪的，他們極力攻擊山懋黨以阻止這審判之實現，但均無效。十二月十一日審判開始，吉

○ 建立共和政治在當時已經為必然的事實。然而國約議會卻還沒有建立這種新的政治制度的

決心。「牠似乎等着外部的鼓舞。在九月二十一日晚間的會議裏這鼓舞就來了原來牠知道當晚

止王權的法令發布時，民眾在街中大呼「共和萬歲」……」（見阿拉的政治史）

隆特黨主張判君主以徒刑，山嶽黨主張判死刑。結果山嶽黨勝利，路易十六便於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在斷頭臺上送了命。路易十六死得勇敢，但並非死得無辜，在做了許多背叛人民的事件後，他的死刑是必然的結局。①

共和國內的社會革新之一大障礙就這樣去掉了。據說皇黨曾有劫法場的計畫，但靠了公社的防備，這計畫終於不會實現。

君主死了，但是革命並不就止於此。革命既以自由，平等，博愛三大原理來號召，那麼在實際生活中必將此三大原理實現才行，所以單制定新法律是不夠的，至少必須根本改造社會制度，改善民衆（尤其是農民）的生活狀況，把他們從貧困的深淵中救拔出來。然而吉隆特黨卻不願前進了。②

① 皇后於一七九三年十月十四日受革命法庭審判，十六日上斷頭臺。她也死得很勇敢。她的死會引起一些人的同情，但她的死刑卻是罪有應得。她比國王更爲人民所恨。

② 在路易十六死後巴黎的無產階級依舊是貧苦日增，生活愈難，巴黎公社在此時期中卻能盡心竭力的供給民衆的食糧，吉隆特黨反以此責備公社。

其實這時候吉隆特黨的皇黨的色彩愈見明顯了。他們曾有心救過路易，沒有成功。路易十六死後他們以為革命就不應該再往前進了，他們那班有錢的中等階級本來只是立憲主義者，因了時勢的逼迫才變成共和黨，現在又害怕起共和政治來，為的是怕民衆得勢，怕財產被沒收，怕特權被剝奪。他們的幾個領袖會夢想過像古代的共和國一類的東西，在其中雖無君主，但人民應該服從富人學者所制定的法律。至於大部分的黨員，則是傾向皇黨的。①

山嶽黨中進步的黨員則主張先廢止封建制度的遺跡，然後平均財產，破壞大田產，把土地分給萬人，甚至最貧苦的勞動者也有分。這樣在中等階級秩序之政黨與民衆革命之政黨中間一場大鬭爭自然是免不掉了。國約議會便是戰場，這時候兩個大野心家——吉隆特黨的布里索和山嶽黨的羅伯斯比爾②便大顯其伎倆了。

① 他們最後在白色恐怖時期中與皇黨合作，即是證據。

② 羅伯斯比爾在山嶽黨中並不算是左派，如布里索所攻擊他的話那樣。其實他是屬於穩健派的。

來依十月二十九日的法令正式名爲「革命裁判所」。牠起初確實使得反動份子膽寒，而保障了革命的安全。但不久就漸漸變爲個人的野心與復仇之工具，而成了羅伯斯比爾屠殺其仇敵之機關，許多真正革命分子就被牠送上斷頭臺去了。

吉隆特黨的狄木利葉將軍這時候又在前線叛變，使法國陷於更危險的境地，吉隆特黨的勢力漸弱，而山嶽黨的勢力激增。在這種危急的時局中，因爲應付當時的需要，一個「公安委員會」便於四月六日產生了。

公安委員會由十二個委員組織而成，丹東是其中之一，其餘的委員都可以說是屬於山嶽黨的。這個委員會有着極大的權力，差不多是獨裁的了。公安委員會^①之設立本來是國約議會取內閣的職權而代之，但不久國約議會反而被公安委員會支配了。在這

① 公安委員會組織之目的在集中執行的力量對內壓制一切國約議會的敵人對外組織軍隊抵抗外國之侵略。

個時期中丹東是公安委員會的主要人物，一直到七月十日退出爲止，都是他一個人在專政。

山嶽黨的得勢便是吉隆特黨之失敗。而吉隆特黨不顧民衆利益牽制革命發展之事實又日漸明顯，爲維持革命計，便必須把他們推翻。所以兩黨決死戰的時期就到了。新的暴動已經醞釀成熟了。

吉隆特黨自然要極力防禦自己。在短時期內他們似乎還佔勝利，組織了「十二人委員會」發令逮捕了許多真正的革命分子。埃伯爾也在內。埃伯爾是巴黎公社中的主要人物，而且極爲民衆所愛。「十二人委員會」同時又提議追究各區交出名冊，因爲不肯交出名冊，委員便下令逮捕幹部主席和秘書。

吉隆特黨既然對巴黎公社對民衆宣戰，那麼民衆也就用不着其客氣了。於是在五月三十一日各區民衆便武裝起來包圍國約議會。這一次的暴動號稱爲「理性的暴動」，並沒有什麼衝突流血的事情。結果「十二人委員會」解散了，但吉隆特黨的勢力還一

樣存在。於是又有六月二日的暴動。

在六月二日早晨巴黎民衆又武裝起來，向國約議會進發。山嶽黨將軍昂利阿帶兵包圍國約議會，要求把二十二個主要吉隆特黨人（這數日後來增加到二十七個）全逐出議會。結果民衆得了勝利，吉隆特黨的勢力完全顛覆。羅南夫人已先被公社總議事會下令逮捕，（羅南不在巴黎，故未被捕。）其餘的主要人物均被逐出議會，禁錮在本人家中。

這些吉隆特黨人並未被逮捕，不過受監視罷了，薪俸仍是有的。要是他們安分地坐在家裏，那麼他們的安全決無危害；然而他們卻乘機跑到外省去煽惑攻擊國約議會的暴動，所以在七月便被國約議會認爲叛徒而加以通緝。

吉隆特黨人布里索等二十一人於十月三十一日上斷頭臺，羅南夫人於十一月八日被殺。她的名字果如加萊爾所說是要歷數世紀而存在的。她是法國革命中的一個高貴的殉道者，她的丈夫在盧昂得着她的死信便自殺來殉她。畢佐與白州翁在波爾多被

狼吞噬。加對等也在外省被捕斬首。

平心而論，吉隆特黨中有不少人才，他們對革命也盡過大力，但因為革命比他們走得更遠一點，他們趕不上，所以就滅亡了。從他們執政後所做的事看來，我們對他們的敗亡^①並無什麼遺憾。他們因為想別人的頭顱（吉隆特黨無時不想殺丹東、馬拉、羅伯斯比爾等人）結果反被人殺。羅南夫人臨死時曾說：「自由，世間有多少罪惡假你的名義而行！」其實她與丹東、羅伯斯比爾等人一樣都是不大瞭解自由的。他們一個一個都漸次離開了民衆，但都上了斷頭臺，因為背叛民衆的人是終於會敗亡的。

自六月二日以後山嶽黨的統治開始了。在其間他們也曾幹了一些大事情，便是七月十七日的法令，正式將封建權利全部廢止。這當然還是靠着民衆的力量，所以後來雖

① 吉隆特黨之敗亡，是幹由自取。六月二日的那一天里昂的消息傳到巴黎，原來五月二十九日里昂

的叛亂人民起來反抗，吉隆特黨援助里昂黨恢復了秩序，殺了八百多個愛國者。這是事實。

經過幾次的反動，這法令的效果依舊得以保存。

山嶽黨裏面有三大領袖，即丹東，馬拉，羅伯斯比爾三人。其中最為有產階級和反動分子憎恨的就是所謂「人民之友」的馬拉。吉隆特黨以為他是吸血的瘋人，歷史家馬德楞用許多不堪的話來形容他。然而事實上馬拉乃是民衆之最忠實的友人。他本是一個卓越的科學家和醫生，但後來法國的困苦情形驅使他參加政治運動，終於變成了一個激烈的革命黨人。在一七九〇年與一七九一年中間，他看見民衆的英勇犧牲還不能顛覆王權，曾感到絕望，說應該犧牲大批貴族的頭顱以完成革命。但其實他很仁慈，比當時任何革命者都更愛人民，更忠於人民。從革命開始以來他就過活得非常貧苦，雖患著不治之病，也不改變生活樣式。據說他接連有九個月只喝白水喫麵包，留着錢來維持他的報紙。而且他有三年多每天沒休息過一刻鐘。他死後身邊只有一張二十五個法郎的鈔票。在思想上除巴黎公社（埃伯爾派）之外馬拉是最和民衆接近的，他最能明白民衆的要求。自然他也曾犯過錯誤，有一個時期他極力主張專政，相信專政可以有利於

革命，不過他自己從沒有夢想過專政的權力，而且他從沒有掌握過政權。他的力量完全在於民衆的熱烈的擁護。在當時的革命領袖中深得下層階級敬愛的，就只有他一個，連埃伯爾也不及他。

如果反革命的勢力要找一個犧牲的話，這樣的一個人當然是最適宜的了。於是七月十三日馬拉就被一個二十五歲的貴族女子夏洛蒂·哥代刺殺。馬德楞把哥代稱爲「女俠」，其實她不過是一個誤入迷途的熱心者。她生得極其美麗，性格很可愛，死得也很勇敢，所以亞當·呂克斯說「與她同死在斷頭臺上是美麗的事」，而且甚至以爲她「比布魯塔斯還偉大」。哥代說：「我殺一個人以救十萬人；一個匪徒以救無辜的人；殺一個野獸以謀祖國之安寧。」她太自欺了。她不過上了皇黨和吉隆特黨的當，殺了一個人民之友，一個真正革命分子，以保障有產階級的權利而已。布魯塔斯若在，他決不會幹這樣的蠢事。

總之「一個熱烈的，悲歌慷慨的，並充滿愛護人民和正義的心情的人」（布羅斯

語）死了哀悼的恐怕不只十萬人。哥代在七月十七日上斷頭臺時大概也明白她並不會救了十萬人罷。而且和她的本意相反，她的刀倒促成了吉隆特黨的敗亡。

自山嶽黨獨攬大權以後，牠的內部的裂痕也就逐漸顯著。我在前面說過山嶽黨有三大領袖，這三大領袖就代表三派：丹東是右派，馬拉是左派，羅伯斯比爾是中間派。左派自馬拉死後就由埃伯爾繼起做領導者，他們的勢力在國約議會以外，如宿墨特，巴協等都屬於這派。他們是無神論者，是財產之敵，總是在謀民衆的利益。德木南，非里波，塞席爾等是屬於丹東派的；而聖芮斯特，古東等則屬羅伯斯比爾派，其實右中兩派本來相差無幾。兩派都是保護財產者，對於社會問題都是很守舊，都是擁護基督教者。（實際上丹東本是無神論者，但，有個時期他也跟着羅伯斯比爾去擁護宗教，與埃伯爾派爲難。）所不同的是丹東行爲很浪漫，重視生活的享樂，對革命漸漸倦怠起來，不贊成恐怖制度，他這一派變成了一個溫和的黨，而羅伯斯比爾講道德，說仁義，嚴厲刻苦，以正人君子自命，深信恐怖制度，殺人不眨眼。總之丹東與羅伯斯比爾間的鬭爭是兩個野心家爭奪政權的

鬭爭，不過我們得承認他們爭奪政權之目的無他，不過是實現自己的主張以促進革命之完成而已。

羅伯斯比爾打倒丹東之第一步就是把他逐出公安委員會。於是在七月十日依羅伯斯比爾的提議，國約議會便改組公安委員會，將委員名額減至九人。丹東不在新委員之列，羅伯斯比爾卻登臺了。所以自七月十日起在公安委員會裏便是羅伯斯比爾一個人專政。

羅伯斯比爾不比丹東，他是不怕殺人的，他想得到做得出。現在他是大權在握了，所以他使用權力來摧殘他的一切政敵。

埃伯爾派是他的一個大敵，他當然要打倒他們。但是他知道這派的力量在巴黎公社，而巴黎公社的力量在各區。所以他不得不先在這方面着手。至於他怎樣去限制各區權力，解說起來需要多的篇幅，總之，我們知道羅伯斯比爾在這方面成了功，他用法律的力量把各區革命委員會變成國家的機關，使之與公社分離。最後借着除去弊害的口實，

國約議會又使這些革命委員變為國家給薪俸的官吏，使之隸屬於保安委員會之下，該委員會有任命革命委員之權。這樣一來，巴黎的各區及外省民衆協會都被國家吞噬了。公社的主要力量從此消失，無法與政府對抗了。

於是公社的代表埃伯爾及其同志五人便在一七九四年三月十三日被捕了，公社的檢事宿墨特又於十八日被捕。革命裁判所把他們審判了三天，但罪名都是捏造的，在三月二十四日埃伯爾派被送上了斷頭臺。

在皇黨和富翁的眼中埃伯爾派的處死是多麼快意的事。他們都要來看這 *“L'Arrestation”* 的主筆怎樣去上斷頭臺。那廣場竟變成了戲院。「然而人民這天都不出外；貧民非常陰鬱而傷心，留在自己的小屋裏，他們知道被殺的乃是他們的朋友。」當他們缺乏食糧，缺乏日用品的時候，別人都不管他們，只有這班人才盡力來幫助他們。現在

這班人上斷頭臺，而他們卻無法援救了。（宿墨特死於四月十三日。他是和德木南的妻子呂西與埃伯爾的女人同上斷頭臺的。）

歷史的事實常是如此，民衆把專政權交給別人要他們來壓制民衆的仇敵，但結果他們後來總是用這權力來壓制民衆自身。所以民衆看着埃伯爾派被害之後又來看丹東派的死刑了。

於是三月三十一日的早晨，一個驚人的消息響遍了巴黎：丹東，德木南，費里波，拉克瓦等人一起被捕了。國約議會根據聖萬斯特的報告就發了拘捕丹東派的命令。

丹東派在革命裁判所受審，罪名是陰謀復辟危害共和國，和以腐敗行為破壞共和國。丹東想還他的辯才激起民衆暴動，法官卻剝奪了他們的發言權，一下就通過了死刑判決。四月五日丹東派的重要份子就全在斷頭臺上消滅了。

丹東死得很勇敢，自然也死得無辜。他是法國革命中的一個偉大的殉道者。他的最後的話是：「把我的頭拿給人民看，牠值得這樣做。」他這人在各方面都是很可愛的，但

不免好大喜功，而且過於自信。他對於革命盡過了不少的力量，然而在後來他因為追不上革命，便有點厭倦了。他以前是敢作敢為，但這時卻變成了一個猶豫不決的人，而且甚至幾乎被皇黨利用而不知。他想弄倒羅伯斯比爾，卻被羅伯斯比爾先發制人，把他和他的同志送上了斷頭臺。①

革命裁判所對於丹東派的控訴當然全是誣告，然而丹東這個偶像是必須打倒的，否則羅伯斯比爾以及他的恐怖制度就無法維持了。所以羅伯斯比爾不惜用任何手段來打倒丹東，但他不知道殺了丹東，無異乎向人民表示革命完結了。因為在全法國，人只知道丹東是一個永遠站在民衆運動前面的革命家。（事實上當然不是如此。）

實際上革命在巴黎公社的實權消滅之日就被專政殺了。不過羅伯斯比爾還在

① 德本南按羅伯斯比爾利用打倒了埃伯爾派，他的報紙「老哥德利業」的發刊，是得着羅伯斯

比爾的贊助的。「老哥德利業」最初的攻擊的目標在埃伯爾派，但埃伯爾派一倒，羅伯斯比爾就

動手來打倒丹東派了。

誇耀他的成功。

羅伯斯比爾並不是如一部分歷史家所描寫的那樣壞。他確實是一個正人君子。他的壞處也就在這一點。他在民衆啼飢號寒之際專門講道德，殺敵人，最可笑的是他後來叫國約議會議決神的存在與靈魂不死。

「我們餓得要死，你們卻拿殺戮來餵我們。」這是巴黎民衆對那班講道德的正人君子說的話。羅伯斯比爾敗亡之預兆已見於此。

在羅伯斯比爾，道德與殺戮有了奇怪的相合。斷頭機每天動作，羅伯斯比爾非常滿意。總之在羅伯斯比爾專政不過幾個月的恐怖時間之內在巴黎共殺死二千七百五十人，其中有二千一百人都是窮人。這樣下去講道德的人的統治當然不會是長久的了。

羅伯斯比爾的顛覆乃是必然的事實，因為他是恐怖制度，雅各賓統治之代表；而這制度如果再繼續下去，必然會使法國滅亡。所以羅伯斯比爾想用恐怖制度來維持革命，但結果卻完全毀滅了革命，讓反動勢力復興起來。在經過了這許久的騷亂與流血之後，

一般人在渴望法律與秩序了。於是各右派勢力結合起來打倒羅伯斯比爾的「熱月反動」便在七月二十七日（即共和曆熱月九日）發生。

這一天羅伯斯比爾在國約議會裏大遭反對派的攻擊，使他不能夠發言。國約議會下令把他和他的同志逮捕，國防軍總司令羅伯斯比爾派的昂利阿也被逮捕了。

然而羅伯斯比爾似乎還不是那麼容易推倒的，他還有那巴黎公社（當然不是從前的巴黎公社）給他幫忙。靠了公社的力量，他們幾個都被釋放出來，齊集在市政廳商議對付國約議會的辦法。

巴黎公社開始準備一個暴動，但各區再也無心來幫助那班殺害埃伯爾、宿墨特、毀滅了區的自治權的人。而且巴黎民衆以為革命已經快完了，公社總議事會所要求他們援救的人並不是人民的朋友。

昂利阿派礮隊來包圍國約議會，駐紮在格列弗廣場，但國約議會並不屈服，宣布叛亂者為叛逆，這消息一傳到廣場，礮兵便漸次逃去。國約議會又宣布羅伯斯比爾等為背

叛國法。而羅伯斯比爾等所在的市政廳也被國約議會的軍隊攻入了。羅伯斯比爾中了一顆子彈，打碎了他的牙牀，他的兄弟從三層樓上的窗裏跳下去自殺，折斷了一條腿。總之羅伯斯比爾派諸人都被捕了。（勒巴自殺，科芬哈爾逃。）

第二天早晨，羅伯斯比爾弟兄，聖芮斯特，古東，昂利阿等二十一人同上斷頭臺。押赴刑場時他們一路上飽受着反動分子的凌辱。反動完全勝利。革命已經完結了。

我在這裏因了篇幅的關係也不再敘述下去了，至於有產階級在白色恐怖下的狂歡（在二十八至三十的三日內他們共殺了一百零三個山嶽黨人，而且從七月二十七日到次年五月二十日之間共有七十三個山嶽黨議員被判死刑或徒刑，而七十三個吉隆特黨人重進了國約議會）以及兩次反對新制度之失敗的叛亂計畫，即一七九五年五月的運動與一七九六年巴布夫的陰謀，我們可以在許多法國革命史的大著中去尋求。總之我們知道從此反動勢力一帆風順，經過了幾年戰爭與騷亂之後，野心家拿破崙終於被時勢造成了英雄，在一八〇四年做了皇帝。

統觀法國大革命的結果是民衆把有產階級擡上了權力地位，而他們自己卻匍匐在新階級的權力之下。但法國大革命並非完全失敗，至少封建制度和王權是被牠打破了。牠之能夠完成這件大工作，全是靠人民的力量，而一旦人民的活動被專政壓制了時，革命就衰滅了。當時法國人民不知道這個，又沒有這樣的經驗，所以他們不免上了一個大當。但這個當決不是上得徒然的。而且法國大革命的已有的成就已足以使我們的文化改變一個面目了。

路易十六被害的那天晚上有一個馬賽人受了刺激地寫道：「凡是君主都死了！不錯，自那天以來所有的君主頂上的圓光都消失了。全世界的人民都有了一個新的認識：沒有那個戴王冠的怪物，人民也是能夠生存的。我們都是法國大革命的產兒，都是在牠的餘蔭之下生活，要是沒有牠，恐怕我們至今還會垂着辮子跪在畜牲的面前挨了板

子也要稱謝呢！

所以在法國大革命後一百多年，到了巴斯底廣場上我不得讓感激之淚狂流。